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一第

選 詞 彈

註選探景趙

者編主

岫寄張 音敷丁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 一 第

選 詞 彈

註選深景趙

者編主

軸寄張 音穀丁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2173 8732 7

目次

導言

- 一 彈詞的起源.....一
- 二 彈詞的體製.....六
- 三 彈詞的彈唱.....八
- 四 彈詞的名家.....一五
- 五 彈詞的總目.....二二

上卷 淵源編

- 張協狀元戲文.....佚 名.....一
 - 張協狀元諸宮調.....一
 - 劉知遠諸宮調.....佚 名.....七
- 目 次 一

知遠投三娘與洪義厮打.....七

三十一史彈詞.....楊慎.....一四

南宋初葉.....一四

明史彈詞.....張三異.....二四

明季末葉.....二四

中卷 文詞編

天雨花.....陶貞懷.....二七

樂善村除害.....三七

十二金錢.....佚名.....五四

岳院君閉門課子.....五四

精忠傳彈詞.....周穎芳.....五七

黃天蕩.....五七

楊再興誤走小商河……………六二

演鈞連大破環甲馬……………六五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七〇

庚子國變彈詞……………李伯元……………七八

取寶藏大搜宮殿……………七八

下卷 唱詞編

珍珠塔……………周殊士……………八一

姪見姑貧富抗顏拋至戚……………八一

大盜無心當刦珍……………九六

登門竊笑狀元唱小調新腔……………一一三

捧印……………一二〇

三笑姻緣……………佚名……………一二三

目次

三

對字.....一二三

鬧堂.....一二四

合同.....一二九

義妖傳.....陳遇乾.....一二一

成衣.....一三一

見父.....一三二

開篇.....馬如飛.....一二六

孟嘗君.....一三六

諸葛亮.....一三七

花木蘭.....一三八

彈詞.....一三九

白兔記.....一四〇

赤壁賦.....一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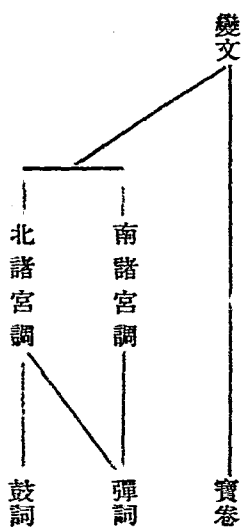
岳武穆	一四二
梁紅玉	一四四
刺虎	一四四
白蛇傳	一四六

導言

一 彈詞的起源

彈詞的起源或謂起於唐代的變文這只是爲了迄今可見的最早的連說帶唱的故事是唐代的變文而已。但變文是否擲彈而唱，便不可得知。所以，我以爲變文直接影響的該是寶卷，不是彈詞。在內容上說，變文和寶卷都是佛曲，以傳道爲目的；在形式上說，變文和寶卷都是篇幅短小的。至於彈詞，內容既非佛曲，形式又非短篇，差不多都是篇幅浩瀚的。阿英彈詞小話引云：「我所見的福建榴花夢抄本，竟達二百六十餘冊之多，還沒有完。安邦定國、鳳凰山、玉釧緣，自然也是夠大的。」鄭振鐸西齋所藏彈詞目錄云：「彈詞最長者，可以有三十冊以上，如天雨花有四十冊，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之「三部曲」，合之得七十餘冊，真可謂之中國文藝名著中卷帙最浩瀚者！但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目蓮救母變文都比彈詞的篇幅差得遠，最多不過幾萬字罷了。」

我以為彈詞直接的淵源該是宋金元的諸宮調。彈詞是變文的侄兒侄女，但牠卻是諸宮調嫡親的兒女。諸宮調和彈詞都沒有宗教的色彩，又都是篇幅浩瀚的。即就現存的三種諸宮調的篇幅來說，西廂記約可相當於珍珠塔，劉知遠傳和天寶遺事也可以相當於雙金錠或雲中落繡鞋。況且董解元的西廂一名西廂撈彈詞，可見確是彈唱的。不過，諸宮調有南北曲之分。南曲有張協狀元戲文的開端，北曲有劉知遠傳、董西廂等彈詞亦為南方的敘事詩，可說是由南諸宮調的系統下來的。（也有受北諸宮調的影響；）北方的敘事詩則為鼓詞，當係北諸宮調的系統連繫下來的。現在把變文、南諸宮調、北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這六種說唱的敘事詩的淵源和變遷列一簡表如下：



或云，諸宮調唱句各有宮調，並非七字句或十字句，與彈詞不同。安能混爲一談？不知彈詞亦非盡爲七字調或攢十字，像珍珠塔就幾乎都是時調。本冊所選大盜無心當刦珍甚至用北曲越調關鶴鷄，南曲中呂過曲石榴花，北曲仙呂混江龍，南曲黃鍾引子絳都春，簡直成爲南北合套了。後來又用梆子腔，則又爲崑腔與亂彈之結合。其他如彈詞的開端用詞調，其中多引小曲等，不勝枚舉，何嘗完全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呢！

本書淵源編選南諸宮調張協狀元以爲正式的淵源，復選劉知遠傳中的一節以與珍珠塔對看。彈詞雖是南方的產物，也有俞調馬調之分。珍珠塔近於馬調，是豪放的，與婉約的俞調不同，因此珍珠塔更近於劉知遠傳，不僅有時用諸宮調的體例相似，即情節也有類似之處。你瞧，本冊所選的劉知遠傳中李三娘麻地捧印，這不就是本冊所選的珍珠塔中方卿交印給陳翠娥的影子麼？他如李三娘見劉知遠龍形出現，畢秀金也見方卿的原形出現，差不多處處都可以對照印證的。本來，我國這種「發迹變泰」的故事也太多了；膾炙人口的如元曲凍蘇秦、京戲王寶川之類，真是數都數不盡。

最早的彈詞首推明代蜀人楊慎的二十一史彈詞。振鐸的彈詞目即以楊著爲首。明季三風十

《愆記》常熟巧戶中草頭娘「熟二十一史精彈詞」可見這種彈詞，當時是能夠唱的。本書選岳飛一節，以與文詞編的十二金錢和精忠傳對看，同時亦以激厲中學生的民族精神。後附張三異的明史彈詞的崇禎亡國部分。長洲青霏子龍柏所編的明史彈詞輯註（有嘉慶元年仲夏自序）雖是「後來」的作品，卻並不「居上」。即以明末部分而論，青霏子只是下列的一節：

灌開封，陳永福，射傷賊目。陷承天，李自成，僭號襄京。破潼關，傳庭死，西安又失。陷寧武，周遇吉，戰死成名。賊猖獗，入居庸，神京不守。莊烈帝，死社稷，了卻殘明。帝非是，亡國君，諸臣乃是。死的死，降的降，黑白攸分。

如運用兩「陷」字，「諸臣乃是」的縮脚，都是技巧不純熟的現象。且過於嚴正，反不如張三異處可以與傳奇鐵冠圖相對照。

二十一史彈詞雖是最早，究竟韻味與後來的彈詞不類，倒與歸莊的萬古愁曲有些相近。據說孔德學校得有明代的彈詞番合劍，（凌景埏珍珠塔各本異同考引，見珊瑚二卷二號）許是最早的完成了的彈詞。此外臧晉叔所提到的楊維禎的四遊（仙遊、夢遊、俠遊和冥遊）則未見到原書，僅聞其名。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概論講話斷定珍珠塔和玉蜻蜓是明代作品，恐怕是錯誤的。

馬如飛以爲彈詞始於南宋，本來宋代已有孔三傳的諸宮調，他的推斷不能算錯，但他所引的書卻錯了。他的開篇說：

「彈唱南詞昔未聞，始於南宋小朝廷。幸而兩國通和議，界隔黃河不用兵。宮闈太后無聊賴，他本來愛把稗官野史聽。故此盛行江浙地，相傳一直到而今。但不知誰作內廷閒供奉，卻是那戴書生與穆書生。宋朝雜事詩中考，鑿鑿有之尙可憑，惜乎傳姓未傳名。」

按，南宋雜事詩卷四錢塘符曾幼魯第三十八首云：

「一編小說奉昇平，德壽閒消永日清。

笑喚何人來演史，穆書生與戴書生。」

注云：「武林舊事、德壽宮演史有穆書生、戴書生。」其實這是指小說，並無彈唱字樣；這可以說是「大書」（即說而不唱的水滸、三國、金台傳之類）的淵源，決不能說是小書（即連說帶唱的玉鑾龍、描金鳳、雙珠鳳之類）的淵源。

至於普通所謂「柳亭故事」，天寶當年」（近人吳仁錫語）都只是傳奇桃花扇和長生殿中所演。賀老彈詞根本是洪昇捏造出來的，柳敬亭說書雖確鑿可考，（參看陳汝衡說書小史第四章

大說書家柳敬亭)也只是大書的淵源而不是彈詞或小書的淵源。

二 彈詞的體製

彈詞分爲敘事、代言二種。大約先有敘事，後有代言。敘事的可以稱爲「文詞」，只能夠在書齋裏看，完全是用第三身稱作客觀敘述的。代言的可以稱爲唱詞，其中的一部分是在茶館裏唱給大衆聽的，除第三身稱外，也用第一身稱，已經由小說進而爲小說與戲劇混合了。這一種兼用第一身稱主觀敘述的可以稱之爲「唱詞」。本書即依此分爲文詞編和唱詞編。再明白一點說，彈詞的成文分有三種，即「說」、「表」和「唱」。說即說白，須醜肖生、旦、淨、丑的身分，完全像他們自己說的一樣。表即由說書人代爲表白。唱即是唱句。「文詞」只有表與唱而無白，「唱詞」則表、白、唱三者都有。此外還有一種「開篇」，普通都是唱句，間有說白，也只是插一兩句在裏面，佔極少數，只能作爲襯字看。所以「開篇」可說是有唱而無表與白。簡言之，便是：

文	詞	有唱有表無白	二有	敘事體
唱	詞	有唱有表有白	三有	代言體
開	篇	有唱無表無白	一有	敘事體

李家瑞說彈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所載）云：「雍正乾隆時作的梅花夢陶朱富，也還是用作書人的口氣……及至嘉慶時代雲琴閣文明秋鳳等出，始有純粹代言體的彈詞。本所藏有一百四十餘種彈詞，其體裁的時代變遷，不外如此。」這據版本來統計，當極精確。但是，倘若說彈詞家所彈的都是代言體的話，那末乾隆時代就有一個王周士，該由嘉慶時代推前到乾隆了，可惜的是，王周士唱的是些什麼，現在已經「查無實據」了。關於王周士，下面還要敘到。

彈詞由敘事體變為代言體，實為一大進步。牠有戲劇所不及的地方，即可以盡量的作內心的描寫。即如雙金錠打貪官一段，貪官與男主角對白則用普通話，自己心裏的話則用蘇州話。舊戲雖偶有如此的方便，可以對台外說話，究不及說書的方便。因了這一點關係，使得說書有獨立的生命，不至為京戲所淘汰。否則，人家去看戲好了，何必來聽書呢？

再者，說書是平民化的，不必有多少的設備，一桌一椅一壺茶即可，無須戲台行頭佈景之類，無地不可演唱，這也是戲劇所不及的。

至於彈詞的內容不外才子佳人，例外的佔極少數，此處不再多敘。只是，這種戀愛故事選給中

學生看是極不相宜的，雖然其中也穿插忠孝節義之類的舊倫理，究竟連故事本身就是假設的，捏造的，所以文詞編中只選天雨花來代表這一類的彈詞，此外再選岳傳彈詞兩種，庚子國變彈詞一種。（後者阿英在彈詞小說評考中曾詳論之。）

唱詞編中選馬如飛開篇和珍珠塔最爲適宜，此外三笑姻緣和白蛇傳因彈唱甚盛，且爲民間最熟知的故事，所以也勉強各選了兩三節，以爲點綴。

三 彈詞的彈唱

彈詞是綜合藝術，所以我們不僅要研究牠的發生和內容及其藝術，同時還要考察牠實際彈唱的情形。

彈詞的彈唱有單檔和雙檔之分。單檔則一人唱獨角戲，自問自答，雙檔則一問一答。近來更變本加厲，弄出「化裝彈詞」來了所用的樂器有弦子、琵琶、洋琴等。彈詞家趙湘洲云：「單檔難於不寂寞，雙檔難於同話，是以分而復合者多也。惟弦子爲主，餘者皆爲賓。賓之中首則琵琶，次則洋琴也。蓋手按其柱，兩目注其絲，則神氣不能貫矣。」

至於彈詞的技能，可引蘇州光裕社自己的行內話：

馬春帆耍孩兒前半云：「一情節，二言詞，三歌唱，四弦子，起承轉合多如此，談笑全憑俚鄙詞。」

陸瑞廷云：「畫石五訣，瘦、皺、漏、透、醜也。不知大小書中亦有五訣，理、味、趣、細、技耳。理者，貫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頤也；細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具此五長，人不可及矣。」

朱耀新云：「說書何難，難于唱可以成篇，說可以成片，今可以稽古，後可以應前。脫漏之弊，不時檢點。如是不終卷者，未之有也。彈唱至妙，而名利皆無者，必有疵病，惜未曾自求其不足耳。」

澹園論四大忌，六不可少，見蘇州快覽；王周士也有十四大忌與十四不可少，十四大忌是他的書忌：

「樂而不歡，哀而不怨，哭而不慘，苦而不酸，接而不貫，扳而不換，指而不看，望而不遠，評而不判，羞而不敢，學而不願，束而不展，坐而不安，惜而不拚。」

十四不可少是他的書品：

「快而不亂，慢而不斷，放而不寬，收而不短，冷而不顫，熱而不汗，高而不喧，低而不閃，明而不暗，啞而不乾，急而不喘，新而不竄，聞而不倦，貧而不諂。」

至於書場的設備則有李百泉的書場銘：

「臺不在高，有書則名；文不在深，有誦則靈，斯是書社，惟吾揚聲。竹窗映水綠，茶竈透烟青。談笑集羣賢，往來多佳賓。可以彈三弦，論古今，開玩徒之知識，做奸佞之邪心。座多周公瑾，我慚柳敬亭。古人云：姑妄聽之。」

彈詞以細膩爲尙，所以葉紹鈞的說書（見其未厭居習作）云：

「珍珠塔裏的陳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贈給方卿，不便明言，只說是乾點心。她從閨房裏取了珍珠塔走到樓梯邊，心思不定，下了幾級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來，這樣上下有好多回；後來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裏了，再三叮囑，叫他在路上要當心這乾點心。這些情節在名手都有好幾天可以說。於是聽衆異常興奮，互相提示說：「看今天陳小姐下不下樓梯。」或者說：「看今天叮囑完了沒有。」」

的確，說書與刊本不同。照刊本說，半個月可以說完的，說書人至少可以說幾個月。因此，說書人所說的內容大意以外，幾乎沒有與書上同的。但看新戲考中所列珍珠塔、三笑、白蛇傳等，就都與原書不同，例如，贈塔一節，原文不過是：

(小旦唱)表弟，舅母一身惟有你，你休把尊軀看得鬆，回家一路多尊重。所慮的是，嚴寒日短走途窮。並須要，行囊刻刻來查點，莫放西來莫放東。(小生白)曉得。表白)看官，你道小姐她爲甚叮嚀頻囑咐，多只爲暗藏珠塔在包中。

很簡單的幾句，沈儉安與薛筱卿唱起來，便是六百字左右：

「(生白)呀，姐姐。(旦白)是。(生白)時光不早，小弟拜別。(旦白)賢弟且慢行，愚姐還有話說。(生白)是，吩咐就是了。(旦白)賢弟吓，(唱)想你保重身軀爲第一，太平人返太平村，乾點心一路要留神。(表白)格未奇怪得來！我走也走哉，要緊叮囑我，當仔要緊閒話，原來是乾點心要留神點。胡仔一聲調罷，(白)是，小弟明白了。(旦白)賢弟哪。(生白)姐姐。(旦唱)荒村雨露眠宜早，客店風霜要起身，乾點心到處要留神。(表白)咦，像煞係說過格哉滑！我未也明白哉，連一連格來叫勒白場。(生白)是，小弟知道了。(旦白)賢弟哪！(生)姐姐！(旦唱)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乾點心切記要留神。(表)哈格了勒白場勒得太多仔，賽過有幾人厚嘴訥得寫起信來，信寫完仔，信封背後頭扳要寫千切千切，至囑至囑，厚嘴訥得。(生白)是，小弟把包乾點心路上留神的。(旦白)賢弟哪。(唱)涼亭不可多耽擱，臨行檢點要分明，乾點心千萬要留神。(表白)涼亭不可多耽擱，我

胡聲調罷。(生白)是，曉得了。方才叮囑我，叫涼亭不可多耽擱，多耽擱仔要覺着肚皮餓。格包乾點心你係撥拉我娘喫個，勿是撥拉我吃個。方才送格辰光，是表明白，尙怕我涼亭浪喫脫。安慰聲俚僚。(生白)吓，姐姐。小弟效學堂時間陸郎懷橋歸奉家慈，記姐姐的人情，望裏邊去罷。(表白)小姐一聽，你是來鈍我，勿然倒勿說，爲子條鈍，倒還要說。(旦)賢弟吓！(生白)是。(旦唱)風急浪高休過渡，月明如畫且長行。乾點心切記要留神。(表白)亦是乾點心。喫仔俚篤娘一粒芝麻，要小氣半世咧，何況媛園送慢慢大一包乾點心，勿是俚係表姊格勿好，是我拿格人勿識相，拉浪表姊手裏去拿一包乾點心。(生白)是，小弟把這包乾點心路上一路當心！(旦白)賢弟哪。(生白)是。(旦唱)滴水成冰天氣冷，饑腸宜飽體宜溫。乾點心時刻要留神。(表白)阿要討厭，聽敏面孔笨肚腸，閒話勿行換花樣，說來說去格兩聲。(生白)是，小弟謹慎，還加一個留意。(旦白)賢弟哪。(表白)還有乾點心拉海！(唱)美酒客中宜少飲，好書枕上莫多吟。(表白)乾點心要來快哉。(旦唱)乾點心千萬要留神。(表白)喫仔格包乾點心，那怕登仙也不過實梗，還要鈍得俚係結棍些。(生白)小弟把這包乾點心路上留神，還加謹慎，去罷！(旦白)賢弟吓。(生白)是。(旦唱)那是回鄉全仗攻書本，科甲終算用些心。(表白)讓我來鈍住俚僚。(生唱)只怕乾點心不可不留神。』

李家瑞六月二日給我的信上也說：「弟對於彈詞之字常覺彈唱人之底本，往往較文人仿作者爲佳，其長處在真實質樸與夫流利自然。且彈詞文字中，往往多插科文字，卽於主幹故事之外，穿插些枝節之事。」所謂枝節，光裕社的周培春說：「小書以節上生枝，枝上生葉，葉上生花果，不密不疎爲善。」正足爲李說的註解。

彈詞卽使同爲一書，設師承不同，則所說亦不同。卽如三笑中周文賓上堂樓一節，蔣賓初和夏荷生所唱的就不同，梅亭相會一節，蔣賓初和金菊庭也不同，有留聲唱片可證。

彈詞家最怕聽轉書者。清稗類鈔卷三十六云：「書場口碑，多出之聽專書者，中以轎役爲多。」倒面湯（逐客令也）捉漏洞，衝口卽出，不稍假借，而且場地愈合宜，則聽站書者亦愈多。彈詞家於此等處，必兢兢惟恐失若輩歡。若輩又好與說書先生兜搭，得其歡心，則招呼尤殷勤，所謂先生者，亦必笑顏承迎，與之酬答。此輩之勢力可知。或以爲「專書」乃「站書」之誤，其實乃「轉書」之誤。義妖傳第十三回散瘟云：「坐勒宋聽書才弗痛，聽轉書個立朶才要痛。」光裕社余勝揚說：「吾儕乃中材人也，吾所利也，中人以上也，利吾利者，中人以下也。利吾者，敬吾也；不利吾者，妬吾也。凡有茶司、廚司以及司關轎役之類承值，此小費不宜吝，思欲整之易填，宜上中下謙和也。」關於

「漏洞」義妖傳第三回云：「賽過唱「文書」唱了漏洞哉！」

彈詞界中每年都有「會書」之舉。清稗類鈔記女彈詞家袁雲仙會書云：

「以藝獨著者，首推袁雲仙。貌豐麗，藝嫻熟，以是，衆皆悅之。彈詞女皆居上海之城北，而雲仙居城南，故城北無知雲仙者。某年，諸女士會書於金桂軒南之山林園樓，排日奏技，各擅勝場。雲仙登場，時薄暮矣，不及彈唱，匆匆說白數語，伉爽雋永，人歎爲「會書」第一。以是聲名鵲起，遂自南而北，日奏技焉。聽者日衆，聲名日盛。知音者以兩字評之，曰硬響，以其調硬而聲響也。……第雲仙雖善說白，而不善彈唱，斯其短耳。」

其他術語如下，俱見清稗類鈔卷三十六音樂類：

帶擋 外埠場主聘彈詞家之定銀。

出碼頭 彈詞家應聘外埠。

外道 非蘇州人而同業者。

上手 說正書者。

下手 答白者。

初學只唱開篇的叫做「插邊花」。

彈詞用韻凡二十一韻半，計開：

心存	爲悔	廣郎	盤歡	天仙	鐵屑	同中	居去	姜陽
消號	珠泗	辣刺	猶口	寄棲	亢杭	六線	口山	皆媽

而此爲半韻

（見鈔本馬如飛開篇上卷末附）

其中有兩個字看不清楚，只好從闕。

各業都有他們所崇奉的祖師。彈詞業亦非例外。他們的祖師是「三皇」，起初大家以爲是天皇、地皇、人皇，也有的以爲是文武成康的成王，最近發現原圖，方知是吳泰伯，因有「三讓」之德，故稱爲「三皇」。

聽書價極廉，據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蘇常道道尹李維源佈告云：「公所同人議決每位漲價爲八十文，除茶資三十九文，餘多捐充裕才學校經費。」現今上海，也不過每位兩角大洋吧。

四 彈詞的名家

彈詞名家，代有才人，首推乾隆年間「御前彈唱」的王周士。他是「元和人」乾隆南巡時，內官聽書作消遣。上聞召見，免冠而拜，頭禿似僧，具有血痕，故以七品小京官之冠冠之，而謝恩賜坐。彈唱數節後，竟護駕回鑾。公卿大夫，莫不往還。病乞歸鄉，居家有「御前彈唱」之燈。撫軍岳公曰：「既非供奉之時，不宜如是。恐終老於閑，謀生無處矣。」毘陵探花趙公、甌北載贈王周士詩於集中，今人猶呼曰紫鬚髯是也。京人呼之曰紫禿子耳。先生無子，止一愛女，余及見之。」（王耕香）馬如飛的開篇，柳敬亭在唱過戴穆二書生（見第一節引）和柳敬亭後，就說到王周士：

「繼而天子南巡日，駕幸蘇州一座城。就有御前彈唱王周士，賜七品京官伴駕行。甌北趙公全集內，題詩一首贈王君。」

光裕社一百五十年紀念冊中題詞諸公也多提到王周士。王大鈞云：「南巡供奉傳吳會。」鄧邦述云：「彈詞會記邀宸賞。」龐延祚云：「當年扈蹕唱回鑾，會賜王郎七品官。」趙學南云：「會記南巡幾度經，御前供奉歎飄零。」清稗類鈔也說：「紫鬚髯善絃詞，蔣心餘太史爲之作古樂府。」

此後就是嘉慶四大家：陳、姚、俞、陸，即陳士奇、俞秀山、姚豫章和陸士珍。馬春帆耍孩兒後半云：「今生豈肯無名死，想當初陳、姚、俞、陸好工夫，敏捷心思。」

但也有去掉姚豫章，代以楊駕帆的。笑中緣第三十回邀儒云：

「內中有幾位說書先生……不衫不履笑含含。第一位先生吳德三，梅世龍搭仔全亮采，好將評話與他彈。陸士珍、俞秀山、陳士奇、楊駕帆，只幾個能言舌辨語綿蠻。」

也有去掉陳士奇代以毛姓的。馬如飛道訓云：

「今之毛、姚、俞、陸，望重吳市。」

關於姚豫章，義妖傳第九回復豔有一節記載：

「上聯是「欲平天下須弓馬」，下聯是「奠安社稷賴文章」。淋瀝筆法能蒼古，落款圖書姚御章。（白）官人可認識？（生）才認識。（旦）這姚御章向在朝中來伴駕，翰林學士左春坊。後來削

職歸鄉里，自幼習得說書腔，蘇州現在坐書場。」

這姚御章當即姚豫章，惟「朝中來伴駕」，是否與王周士混爲一談就不得而知了。

李家瑞說彈詞以爲「陳遇乾也是當時的彈詞名家」，這話是不错的。義妖傳有好幾處說起陳遇乾本與他本不同之點。第十五回關法云：「吾道中唱白蛇傳，個個才有關法，哈個道士拿起葫蘆，放出許多白鶴，空中飛舞，娘娘未將鞋底棉花，扯碎變壽星，吹入空中，只見許多棉花壽星，騎鶴四

散而去，又拿令牌寶劍，架起空中，耀武揚威，俱被娘娘破掉。娘娘又將茅山道，弔在空中鞭打，再三討饒放下，抱頭痛恨而去。是介一宗說法，雖則鬧熱好聽，然而與情理勿合，神仙廟係城市大街，人煙稠密之所，豈容妖魅鬪法，各顯神通，將今比古。世事一般，豈無官府訪拿，仙官蘇地焉得存身。只有陳遇乾先生唱白蛇傳，並無鬪法，乃慎真理切也。最後一句已經明說陳遇乾老先生唱白蛇傳了。第十八回盜草又云：「我里同道中，唱白蛇鶴童追趕到危急，有觀音大士下降，一番點化，無事不了。故未無法，未免近於草木急難中，哈個太白金星、驪山老母、靈官下降，一到諸事完結。」陳遇乾本的確沒有觀音下降之事，但他大約也只改了半部，最後卻矛盾起來，並且後半部插科的成分也較少。第四十八回收青云：「又遇瑤池鶴鹿童，若無大士慈悲救，怎能夠重返家庭救相公！」

與俞秀山齊名而爲時稍後的有咸豐同治時的馬如飛、黃協塢的松南夢影錄（筆記小說大觀本）卷二頁二云：

「彈詞有俞調、馬調之分。俞調係嘉道間俞秀山所創也。宛轉抑揚，如小兒女綠窗私語，嗚咽可聽。馬調則率直無餘韻，咸同間馬如飛所創也。」

此外清稗類鈔和葉紹鈞的未厭居習作也都有類似的話。馬如飛的生平有其自述云：

「僕幼習刑名，充書吏。不意先人見背，家計維艱。父執閭苑，陳公勸承先業，遂受教於先中表桂秋榮。不匝月，試一彈唱，不週年蹤跡遍江浙矣。明經敦堂陶亮采公與子訂忘年交，勸習舉業，適臂疼痛，乃止。公惠虎酒一瓶，繫詩曰：「一片至誠祈鑒取，雖非叔子不鳩人。」載公全集，余是以有「此身願作東籬菊，常得先生帶笑看」之句，謝公也。余有小詩，公攜示名公鉅卿，贈答之詩，不勝錄矣。曾記汪氏題余集曰：「種愁人本善言情，一卷攜來冰雪清。莫道風塵無藻鑑，天涯知己有淵明。」亦因公之賞識矣。」

馬如飛字吉卿，長洲人。著有夜吟樓草，庚申兵燹，無一留存。又著有南詞必覽，亦僅存片段。他的開篇馬氏也是夫子自道，頗爲幽默，摘錄如次：

「莫笑寒家赤骨貧，頗多白鏹與黃金。馬公公專放陰司債，元寶千張日日焚，利錢雖重本錢輕。馬趙溫周排第一，靈霄寶殿四天君。不惟天上爲神道，並且人間領將兵。馬伏波，漢將軍，馬周唐代大忠臣。……一代不如前一代，小區區彈唱九松亭。至於十葉行中客，馬浪蕩同姓不同門，馬氏門中灰子孫。」

與馬如飛同時而又齊名的，則有姚似璋、趙湘舟和王石泉，合稱馬、姚、趙、王。姚唱大書水滸，馬唱九松

亭卽珍珠塔。(今傳所謂馬如飛重譜時調珍珠塔並非馬編，馬編另有抄本未刊，阿英藏有殘葉，並作文馬如飛及其珍珠塔以辨之。)趙(清稗類鈔誤作姚)唱玉夔龍，王唱南樓傳，姚以璋一作姚士章。王石泉乃馬如飛之婿。馬如飛遺文有信一通云：

「蓮生於今月初五日清早抵蘇。承賜醃肉一方，已經收下，於四月初十邊蓮生祖母來舍一次，詢問上海景況，並問蓮生母子，故於後五月初七八命蓮生向伊祖母處請安去矣。餘容面敘。專此卽候。」

石泉賢婿書及。

愚
馬吉卿拾片。

又，與馬姚趙王齊名的還有一位許殿華。

此後光裕社中各家擅長者約如下列：說大書的有葉聲揚的英烈傳、金繼祥的金台傳、黃兆麟的三國志以及張玉龍的金鎗傳和綠牡丹。彈詞則有楊月槎星槎弟兄的珍珠塔、「浙江馬如飛」張福田的文武香球和繡香囊、朱耀奎的雙珠鳳、錢幼卿的描金鳳、雙金錠和三笑、趙鶴孫的龍（玉夔龍）鳳（描金鳳）、王綏卿、綏卿弟兄的倭袍、吳小松、小石弟兄的白蛇傳和描金鳳以及潘蓮艇的三笑。

業彈詞的人往往成爲一種世業。這在馬如飛的自述中已可看到。他如張鴻濤、傅福田、趙筱卿、傅鶴孫、陳沁梅、傅士林、士林又傅瑞麟均是。陳瑞麟的傳承如下：

馬如飛——俞蓮生——陳沁梅——陳士林——陳瑞麟

同治年後有所謂女彈詞，名其居爲書寓，卽最初的清吟小班。王韜淞濱瑣話有一節滬上詞場竹枝詞記此最詳。張若谷三十年前的上海浮世繪第三十二篇說書場和花偵的上海的倡門都據王韜而敘述，別無新見。此外上海掌故叢書中所收楊光輔淞南樂府和袁翔甫的望江南詞也各有一小條。女彈詞名家有吳郡醉月館主的女彈詞新詠，計錄王麗娟、袁雲仙、朱幼芬、王幼娟、嚴麗貞、陳月娥、朱素蘭、徐雅雲、錢雅卿、徐寶玉、施月蘭以及陳愛卿，湊成十二金釵之數。除朱幼芬、錢雅卿、施月蘭、陳愛卿這四個人外，其餘八人，清稗類鈔第三十六冊都有詳傳，朱素蘭和嚴麗貞是「老輩風流」，見面三九，袁雲仙、陳月娥見面四〇，王麗娟見面四一，王幼娟、徐雅雲、徐寶玉見面四二，王麗娟、幼娟是姊妹，徐寶玉、雅雲則是母女。她們所唱的書就所知者開列如下：

周瑞仙「三笑姻緣」瑞仙」（淞濱瑣話）

嚴麗貞「倭袍」素人爭聽」（女彈詞新詠）

導言

此外則常唱描金鳳與雙珠鳳。王韜滬上詞場竹枝詞云：「不道書場變曲場，京腔難脫韻鏗鏘。描金鳳與雙珠鳳，當年誰識聽者狂。」女彈詞至此已改爲京腔，迄今所謂「羣芳會唱」仍相沿不衰。實在因爲彈詞太多，太難記憶了。

女子所作的彈詞甚多，計有順治陶貞懷的天雨花、雍正陳端生的梁德繩的再生緣、乾隆侯芝的再造天和錦上花（即錦箋緣與金冠記的合刊）、嘉慶朱素仙的玉連環、道光沈清華的醒愁編和鄭澹若的夢影緣、咸豐邱心如的筆生花、同治鈕德英的金魚緣、光緒程蕙英的鳳雙飛、彭觀娟的四雲亭以及周穎芳的精忠傳。他如王素芬的吟餘編和映清的玉鏡臺都不知年代。以上諸書，四雲亭見陳汝衡說書小史，醒愁編、吟餘編和金魚緣見李宗瑞的說彈詞，其餘都有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極詳細的研究和敘述。再生緣則有凌景珽的再生緣考（見珊瑚一卷一號和二號）。

五 彈詞的總目

近來搜輯彈詞的日多，現在所能看到的已有好幾種目錄。

最早的是民十六年六月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上鄭振鐸的西諦所藏彈詞目錄計一百十七種。

其次是民二十四年七月東吳學報三卷三號凌景埏的彈詞目錄，係合鄭目、孔德學校圖書館目和自己的目錄而成其中凌目多三十六種，孔德目多二十五種。但孔德目中如燈月傳、二虎嶺藏豹山和五女與唐傳都是鼓詞，所以實得二十二種。

復次是民二十五年三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上李家瑞的說彈詞第十二節現存的彈詞，計多出四十八種。這四十八種，都未寫明版本，現承金葉女士鈔示其中大部分的版本，甚謝。亟錄如下：

1. 琴瑟和合集 魯珏撰，嘉慶五年仁德堂刊，二本。
2. 天貴圖 飛春閣刊本，八本。
3. 八仙緣 梅庭氏編，同治壬申耕本堂刊本，四本。
4. 明末彈詞第一集 古木山人著，光緒十年玉壺堂刊本，四本。
5. 玉如意 羅太史編，同治甲戌刊本，十本。

6. 詩髮緣 潤齋氏著，同治五年蛟川書屋刊本，四本。
7. 醒愁編 沈清華著，道光六年作，抄本，十本。
8. 桃柳爭春 野園主人，道光甲申作，八本。
9. 雲琴閣 嘉慶壬申醉墨軒刊本，八本。
10. 玉尺樓 鈔本，六本。
11. 金魚緣 鈔本，鈕德英編，存十四本。
12. 犀釵記 鈔本，十六本。
13. 錦堂歡 鈔本，八本。
14. 絲竹韻傳 鈔本，二本。
15. 吟餘編 鈔本，四本。
16. 天賜福 嘉慶元年務本堂刊，四本。
17. 十玉人傳 周珠士編，坊刊本，殘存五本。
18. 映陝樓 卽九美圖，同治癸亥刊本。

19. 子虛記 光緒辛丑世界繁華報排印本，存十本。
20. 雙仙緣 瑞雲閣刊本，八本。
21. 赤玉蓮花 雲秀軒刊本，四本。
22. 折桂香 坊刊本，二本。
23. 雙金鐲 坊刊本，六本。
24. 梅花夢 又名何必西廂，心鐵道人編，嘉慶庚申五桂堂刊，十二本。
25. 大金錢傳 雲龍閣刊，六本。
26. 吉慶圖 乾隆五十一年雲龍閣刊。
27. 九絲縑 瑞雲閣及三秀堂刊本，十二本。
28. 拱壁緣 道光戊子雲秀閣刊，六本。
29. 八美圖 光緒戊寅芸香閣刊，八本。又一部，六本。
30. 八美圖全傳 戊寅新刊，四本。
31. 七美圖 卽雙珠印，坊刊本，四本。

32. 壓樓傳 光緒乙未，上海書局石印本，六本。

33. 繡香囊 上海書局石印本，十四本。

34. 失落黃金印 光緒己亥饗花館主校正，上海雲記書局石印，四本。

還有四本，李宗瑞說彈詞不載，想係新近收集來的：

孤鴻影彈詞 上海新民印書館排本，二本。

英雄譜 鈔本，二十本。

四雲亭 寄雲女史著，光緒己亥排印本，八本。

鴉鳳緣 包禪獨著，國華書局鉛印本，一本。

除英雄譜外，餘三種均爲他目所未收，連前實得五十一種。

以上三日，合得二百二十六種。李家瑞給我的信云：「譚正璧先生有一友人名王味辛，聞在國

立編釋館亦藏鄭目所少者數十種。目下所知彈詞之書當在三百部上下。」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傅惜華編北平國劇學會圖書館書目三卷下卷有彈詞類，例言云：「凡華南各地之南詞，華北各地之說唱鼓詞並屬之。」所以他的目錄是彈詞和鼓詞不分的。關於鼓詞，校經

山房現印有鉛印本，計一百十五種，可謂大觀。傳目共七十四種，似鼓詞多於彈詞，約佔十分之七八。我買到一部上海文元書莊石印的白鶴圖，計四本，似爲各目所未載。阿英周越然兩兄所藏彈詞極多，惜其目錄未發表。各家所收，大約三百之數是可能的。

彈詞採取傳奇爲材料者甚多，如三笑姻緣、雷峯塔、一捧雪、十五貫、荆釵記、燕子箋、雙官誥、風箏、玉蜻蜓、一文錢、奈何天、金鎖記、幽閨記、玉如意、梅花夢、吉慶圖等，不暇備舉。劇學月刊四卷六期申翁的南詞彈詞鼓詞沿革傳奇說論此甚詳。

本書編成，蒙阿英兄借給彈詞書籍，李宗瑞、譚正璧、葉德均諸兄討論編例，甘林兄爲我鈔錄，均此誌謝。

一九三七年六月，趙景深。

彈詞選

上卷 淵源篇

張協狀元戲文[○]

佚名

張協狀元諸宮調

〔末白〕〔滿庭芳〕暫息喧嘩，略停笑話，試看別樣門庭。教坊格範，緋綠可全聲。酌酢詞源諱砌，聽談論四座皆驚。渾不比，乍生後學，謾自逞虛名。

狀元張協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廝羅響，賢門雅靜，仔細說教聽。〔唱〕

〔鳳時春〕張協詩書遍歷，困故鄉功名未遂。欲占春圍登科舉，暫別爹娘獨自離鄉里。

〔白〕看的世上萬般俱下品，思量惟有讀書高。若論張協，家住四川成都府，兀誰不識此人，兀誰不敬重此人！真個此人朝經暮史，晝覽夜習，口不絕吟，手不停披。正是：煉藥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忽一日，堂前啓覆爹媽，「今年大比之年，你兒欲待上朝應舉，覓些盤費之資，前路支用。」爹娘不聽這句話，萬事俱休；才聽此一句話，突地兩行淚下。孩兒道：「十載學成文武藝，今年貨與帝王家。欲改換門閥，報答雙親，何須下淚？」

〔唱〕

〔小重山〕前時一夢斷人腸，教我暗思量。平日不曾爲宦旅，憂患怎生當！

〔白〕孩兒覆爹媽，「自古道一更思，二更想，三更夢。大凡情性不拘，夢幻非實。大底死生由命，富貴在天，何苦憂慮。」爹娘兒兒苦苦要去，不免與他數兩金銀，以作盤纏，再三叮囑孩兒道，「未晚先投宿，鷄鳴始過關，逢橋須下馬，有渡莫爭先。」孩兒領爹娘慈旨，即日離去。〔唱〕

〔浪淘沙〕迤邐離鄉關，回首望家。白雲直下，把淚偷彈。極目荒郊無旅店，只聽得流水潺潺。

〔白〕話休絮煩。那一日正行之次，自覺心兒裏悶。在家春不知耕，秋不知收，真個姣嬾嬾也，每日詩書爲伴侶，筆硯作生涯。在路平地尙可，那堪頓着一座高山，名做五磯山。怎見得山高巍巍侵碧漢，望望入青天。鴻鵠飛不過，猿狖怕扳緣。稜稜層層，奈人行鳥道，麴麴駘駘，爲藤住須尖。人皆

平地上，我獨出雲登。雖然未赴瑤池宴，也教人道散神仙。野猿啼子，遠聞咽咽鳴鳴；落葉辭柯，近覩得撲撲簌簌。前無旅店，後無人家。（唱）

〔犯思園〕刮地朔風柳絮飄，山高無旅店，景蕭條。躑躅何處過，今宵思量只恁地，路迢遙。

〔白〕道猶未了，只見怪風淅淅，蘆葉飄飄；野鳥驚呼，山猿爭叫。只見一個猛獸，金睛閃爍，猶如兩顆銅鈴，錦體斑斕，好若半園霞綺。一副牙如排利刃，十八爪密布鋼鈎。跳出林浪之中，直奔草徑之上。唬得張協三魂不附體，七魄漸離身，忒然倒地。霎時間只聽得鞋履響，脚步鳴，張協抬頭一看，不是猛獸，是個人。如何打扮？虎皮磕腦，虎皮袍，兩眼光耀志氣驕。倘使留下金珠饒你命，你還不肯不相饒。（末介）（唱）

〔邊池游〕張協拜啓，念是讀書輩，往長安擬欲應舉。些少裹足路途，里欲得支

費望周全不須劫去。

〔白〕強人不管他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左手摔住張協頭，右手扯住一把光霍霍冷搜搜鼠尾樣刀，番過刀背去張協左肋上劈，右肋上打，打得他大痛無聲，奪去查果金珠。那時張協性命如何？慈鴉共喜鵲同枝，吉凶事全然未保。似恁唱說諸宮調，何如把此話文敷演。後行脚色，力齊鼓兒，饒個攛掇末泥色，饒個踏場。

〔生上白〕訛未。〔衆啞〕〔生〕勞得謝送道呵。〔衆〕相煩那子弟。〔生〕後行子弟，饒個燭影搖紅斷送。〔衆動樂器〕〔生踏場調數〕〔生白〕〔望江南〕多乞戲，本事實風騷。使拍超烘非樂事，築球打彈謾徒勞。沒意品笙簫。諳諳砌，醉醉仗歌謠。出入須還詩斷送，中間惟有笑偏饒。教看衆樂淘淘。適來聽得一派樂聲，不知誰家調弄。〔衆〕燭影搖紅。〔生〕暫借軋色。〔衆〕有。

〔生〕罷！學個張狀元似像。〔衆〕謝了。〔生〕畫堂悄最堪宴樂。繡簾垂隔斷春風。波艷艷盃行泛綠。夜深深燭影搖紅。〔衆應〕〔生唱〕

〔燭影搖紅〕燭影搖紅，最宜浮浪多忙戲。精奇古怪事堪觀，編撰於中美，真個梨園體。論恢諧除師怎比。九山書會，近日翻騰，別是風味。一個若抹上擦灰，遂鎗出沒人皆喜。况兼滿坐盡明公，曾見從來底。此段新奇差異，更詞源移宮換羽。大家雅靜，人眼難瞞，與我分個令利。

○民國九年葉恭綽遊歐，在倫敦古玩肆，發見永樂大典第一三九九卷一冊，其中有小孫屠、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三種。本篇即張協狀元之開場一段。

劉知遠諸宮調①

佚名

知遠投三娘與洪義厮打

知遠恐他妻不信，懷中取一物伊觀。

三娘見，喜不自勝，真個發迹也！

體掛布衣番做錦繡，權頭草索，變作金冠。

是甚物？是九州安撫使金印，三娘接得懷中搓了。

〔黃鍾宮出隊子〕知遠驚來，魂魄俱離殼。前來扯定告嬌娥：金印將來歸去呵，紅日看看西下落。三娘變得嗔容惡，罵薄情聽道破。你咱實話沒些個，且得

相逢知細鎖，發迹高官非小可。

〔尾〕金印奴家緊藏着，休疑怪不與伊呵，又怕是脫空謾嚇我。

知遠再取，三娘終不與知遠。收則收着，不管無失，不限三日，將金冠霞帔，依法取你來。你聽囑付。

〔般涉調麻婆子〕是日，劉知遠頻頻地又囑託又告三娘子，如今聽信我，垂鎖官封長山河，四方國柄我權握，二十五兩造，莫看成做小可。有印後爲安撫，無印後怎結末。上面有八個字，解說着事務，多被你一生在村泊，不知國法事如何。有多少蹺蹊處，不忍對你學。

〔尾〕此貴寶，勞覷着。若還金印有失挫，怎向并州做經略？

三娘見道，牢收金印，告兒夫聽。

〔仙呂調醉落托〕三娘告啓劉知遠，伊自參詳。我因伊喫盡兒打桃，今日高

遷寶印我收藏。孤眠每夜何情况！一十三歲阻鸞凰。知遠聽說相偎傍，雖着粗衣，體上有餘香。

〔尾〕抱三娘欲意窩穢，六地權牙床，這麻科假做青羅帳。

三娘言：夫婦雖團圓，起拜知遠。

兒夫肯發慈悲行，救度三娘離火坑！

再三告：早來取來。

〔高平調賀新郎〕福至心憐俐，李三娘今日有言囑咐劉郎。來朝領取兵和將，早犯沙陀莊上。你言語也不中倚仗，此貴寶奴收賞。百方千計不肯放，咱這裏好商量。斬娘脫空漢不尋常，所嫌口欠獨守空房，遲來你便休指望。莫道二十五兩造，莫是玉印金箱。聽得蛇皮鼓不浪浪尋村轉，撚得聲焦響，將金印敢換了麻糖！

攜手相別處，不忍兩分離。

知遠再三囑付，勞收此物。

〔仙呂調戀香衾〕金印囑咐勞收賞，又辭別小李三娘。去住來往，返覆徊徨，霞帔金冠，看看帶十二載，寧心腸，管不枉交你牢待劉郎。陌聽高呼如雷響，見一人走得慌忙。光皂頭巾絮扎鵝黃，叫喊語言喬身分，但舉動萬般村桑，被匹夫時下驚散鴛鴦。

〔尾〕手中握定荒桑棒，變作通天拔障，李洪義撞到頭直上。

雙眉踢豎，便是收秋虎獬絡絲娘；

兩眼睜圓，恰是初夏握翻採桑子。

見知遠可嚇怒！

再見貪金搗底歧路，重逢賣假藥底牙推；可惜知遠三娘，難脫今

朝大禍。怎結末兩口兒？

洪義道：你害飢，交三叔取飯，卻覓不着。兩個在這裏！向破罐盛着殘飯。知遠見怒！

〔仙呂調相思會〕洪義將食，與一一重分訴。告得劉郎，別來且喜得安否？咱家不惡，到底是親故。自今後好商量，與你妻女。知遠接得，陡發心嗔怒，廝欺廝負，難斷畜生爲做！一片瓦懺，盛着些殘羹粥。這茶飯猪不喫，狗不覷！

洪義不知吾發迹，猶自看人似舊時。

〔般涉調蘇幕遮〕李洪義頻折挫，怎表知遠九州爲經略。只見身邊布衣破，由自將他喚做窮劉大。當時間知遠惡忿氣填胸，怎納無明火！璧玉似牙嚼欲將破，兩眼如銀大叫如雷作。

〔尾〕把瓦懺着手掇，道打脊匹夫莫要躲，遙遙望着洪義面上潑。

知遠善如玉帝昇金殿，惡似羅喉撞月宮。

知遠忿怒，三娘嚇得一團嬌顫。

一團嬌顫將何似？上苑瓊花弄曉風。

知遠把瓦懺內羹飯，都潑着洪信面上。洪義怒呼哨一聲，洪信和兩個婦人繼至。嚇殺三娘，告兄嫂，放劉郎交去。洪信喝交家去。

〔般涉調沁園春〕洪信生嗔，洪義發惡，兩個矜子忿起，一齊圍定劉知遠。罵窮神怎敢這般無知！好飯好食，充你驢肚。試想俺咱無弱意，稱驚氣。喫和不喫，也卽由伊。平白便發無明，不改從前窮性氣。四人言訖一齊上。知遠不懼，顯些雄威。傍裏三娘，心中作念。苦告神天少助力。一團兒顫，愁損艷態，蹙破宮眉。

〔尾〕劉知遠，多勇銳，一條扁擔使得熟會，獨自個當敵四下裏。

豈不聞梁國彥章，運拙遭五龍圍困，可憐壯士，雖存爲主之心，怎

奈孤力，使絕興邦之意！那裏君王鬪着臣死，這裏臣鬪着君亡。知
遠雖是英雄，其力寡不敵衆。五人決戰起悲風，便似霧罩天神擒
鬼魅。鬪敵底知遠，是遭危困未成憂；立着底三娘，斂定羞娥說不
盡怕，四人只道得便宜，爭曉二人來阻力！

不曉殺身禍，難防喪體災。

〔高平調賀新郎〕洪信和洪義好驚燥，引兩個妻兒盡總來到。乾虔村叟喬
頭腦，畫工丹青怎描！一謎地殺呼高叫，把貴人齊圍遶。休言知遠憂懷抱，麒麟
見也魂消。

○一九〇七——八年俄人柯智洛夫探險隊考察蒙古、青海，發掘張掖、里水故城，在里水得
此，殘本四十二頁。本篇即第十一章之後半一部分。

二十一 史彈詞

楊慎

南宋初葉

一騎馬，渡康王，江南立帝。①
建中興，無計策，航海逃生。②
宗留守，固京城，表還車駕。③
汪黃沮，抑鬱死，淚滿衣襟。④
振軍聲，累得勝，張韓吳岳。⑤
苗劉變，遭禁制，不勝疑心。⑥

賊檜歸，決講和，稱臣奉貢。^④
殺忠良，三字獄，匿怨忘親。^⑤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初，欽宗令康王使金軍，請和。至磁州，守臣宗澤勸毋往，民遮道留之，乃還。次相州，欽宗乃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康王遂次東平。欽宗又以金方議和，以蠟詔止之。康王次濟州，及金以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爲楚帝，呂好問、馬紳、極、陳順、逆，勸邦昌速迎康王。邦昌乃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元祐皇后降手書，俾王嗣統。澤與權知應天府。朱勝非來言，江南乃藝祖與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事。康王遂趨應天府，受命卽位，是爲高宗。外傳載康王爲金兵所襲，至磁州界，夜宿雀府君廟中，忽神促曰：「速上馬，追兵至矣。」遽起，果有正馬在焉。遂乘之走抵夾江，其馬湧身而過。旣渡，僵立不進。天明視之，乃廟中泥馬也。先是，欽宗年號爲靖康，人謂有十二月立康王之讖。磁州屬漳德府。勝非，蔡州人，諡忠靖，字藏一。

○帝以杜充守建康，自如臨安。金兀朮渡江入建康，充降。呂頤浩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

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出，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遂奔明州。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海。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海。帝走溫州。兀朮還，帝乃復還越州。明州今寧波府。

⑤開封尹闕，李綱言，非宗澤不可。乃以澤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屢出師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及揚進、王再興等。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之。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咸願聽澤節制。澤屢表請車駕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何所倚戴？」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諡忠簡。

⑥帝以汪伯彥、黃潛善爲尙書左右僕射。二人狠持政柄，嫉害忠良。時金兵所至，二人皆不上聞。宗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伯彥所抑，發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

三而卒

⑤張浚爲侍御史，以朱勝非薦，進陝京湖宣撫使，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勢，全蜀安堵，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後罷歸，金使每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也。會齊劉豫入寇，趙鼎勸帝召浚。帝以浚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將士見浚，勇氣百倍。金兀朮以書約戰，韓世忠遣麾使王愈等殺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夜遁。浚封魏公。韓世忠、延安人，以應募立功，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劉正彥之亂，累遷橫海、武甯、安化三鎮節度使。金兀朮欲濟江，世忠移師鎮江，謂諸將曰：「金山龍王廟，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戒之曰：「聞江中鼓聲，急出擊之。」果有五騎趨廟，聞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馳去。中一人紅袍玉帶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世忠妻梁夫人親執棹，敵終不得濟，乃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後詔世忠屯揚州。世忠駐大儀，以當敵騎。移兵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聶兒字董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親追至淮，金兵大潰。

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後屯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封福國公，後追封肅王。初，張浚治兵興元，以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皆用之。玠守和尚原，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齊折合先期至，玠與璘更戰迭休，金人敗遁。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玠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於是兀朮會諸帥兵進薄和和尚原。玠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待之，敵至伏發。兀朮中二流矢，亟鬻其鬚髻而遁。金自南侵，未常有此敗衄。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乃別營壘於僊人關右之地，曰殺金坪。正朮撤離喝等帥步騎十萬進攻僊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坪，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與玠會於僊人關，大敗金軍。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乃還據鳳翔。金之不敢窺蜀者皆玠弟兄功也。玠拜四州宣撫使，璘以四州宣撫使封新安王。岳飛，湯陰人。靖康初，金人以二帝北去，飛應募，誓以忠義報國。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嘗以八百人破盜王善五十萬於南薰門，以八十八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又平湖廣大盜楊么等十數萬。帝賜御書於旗曰：「精忠岳飛。」初爲江淮統制，敗金人於廣德，六戰皆捷。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後屢破

金兵，改復河南州郡，留大軍於潁昌。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兵，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會師十萬攻潁昌，又敗。飛追至朱仙鎮。兀朮敗走，還汴。時中原盡破，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與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以奉詔班師。一日，奉金字牌十二，乃還。飛後追封鄂王。和尚原在今寶雞縣西南三十五里。箭嶺在今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仙人關在鳳縣境內。殺金坪在今洛陽縣西北。殺金坪之旁武階卽今階州。廣德今屬安徽府。潁昌今開封。許州鄆城今縣屬河南。朱仙鎮在今開封城南四十里。黃龍府在遼東開原城外。張浚存德遠，諡忠獻。趙鼎字元鎮，聞喜人，贈豐國公，諡忠肅。世忠字良臣，諡忠武。吳玠字晉卿，隴子人，贈少師，諡武安。吳璘，字唐卿，拜太傅，追封信王，諡武順。岳飛字鵬舉，官少保，諡武穆。

璜按：宋高宗名將，並稱張、韓、劉、岳，今升庵以吳易劉，此或自有去取，然張亦有俊與浚之分，劉亦有光世與錡之別，並附丁南湖論，以資攷訂。南湖曰：宋中興諸將，以張、韓、岳、劉並論，然

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薰槍殺飛，罪不在槍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庸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益見隆重，而控師枉殺，遺議不少。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然予歎武穆之奇禍，而未嘗不羨斬王之全福也。時有劉錡順昌之捷，亦庶幾焉。劉錡字信叔，成紀人。諡武穆。

⑥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王室，以樞密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傅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帝御樓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遂劫帝傳位皇太子。魏國公寡請隆祐孟太后臨朝，以顯靈寺爲睿聖宮，徙帝居之。張浚、呂頤浩、韓世忠等會兵討之。傅等憂恐，僕射朱勝非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傅等遂率百官，請帝復位。浚等復敗賊將苗翊於臨平。傅、正彥夜遁。世忠獲誅之。頤浩字元直，封秦國公，諡忠穆。

⑦ 初，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爲參謀。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自燕至楚，一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訊訶之者？就

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警息兵，則自檜始。後帝以檜爲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檜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然猶以羣臣爲患，擢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劾異議者。由是詔諸路班師。凡有沮和議者，悉罷斥之。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請使。兀朮以肅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何鑄充報謝進表使。表曰：「臣構言，今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家。伏望上國早降誓詔，使敵邑永爲憑焉。」楚州今淮安。隗水軍今安東縣。唐今唐縣。鄧今鄧州。

⑧樞密副使岳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

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罷飛，奉朝請，又與樞密使張俊謀，密誘飛部曲，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鳴兒，以姦貪屢爲副都統制，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裏。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強敵未滅，無故截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諫議大夫方俟高、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子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優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岳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

卽報飛死，並殺雲與憲。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尹氏曰：賊臣秦檜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怨者矣。廣義曰：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母妻之大讐，此高宗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何鑄字伯壽，餘杭人，諡恭敏。万俟卨音「墨其屑」，（以上八條，均張仲璜原註。）

明史彈詞

張三異

明季末葉

李自成，捲楚豫，方思據地。○
顧君恩，策緩急，勸定三秦。○
號大順，改永昌，稱王全陝。○
入山西，爭迎順，直陷京城。○
李建泰，破家財，兆先杆折。○
有幾人，可能似寧武將軍？○

况兼着，檄勤王，縱賊入衛。^㉔
兵旣微，餉又闕，饑饉頻仍。^㉕
也增兵，守陴的，飯無炊具；^㉖
也措餉，甘資寇，不助軍興。^㉗
廟堂上，問方略，默無一語。^㉘
啓僞封，讀移檄，扼腕酸心。^㉙
滿京內，賈吏輩，皆賊間諜。^㉚
諸鎮軍，各監視，首作降臣。^㉛
杜太監，衣緋袍，縋城請遜。^㉜
「吾黨貴，仍自在，」空礮乘城。^㉝
曹化淳，開彰義，內城俱陷。^㉞

賜硃書，集百官，不聽鐘聲。⊕
周奎臥，純臣辭，東華不啓。⊕
周后經，公主刃，連殺妃嬪。⊕
死社稷，志先定，南遷不聽。⊕
啓祕室，閱圖像，天數分明。⊕
壽皇亭，髮覆面，天昏地慘。⊕
衣前書，念自往，誤朕諸臣。⊕
殮柳棺，覆蓬廡，哀鳴羣象。⊕
李國楨，三件事，身殉田陵。⊕
有志者，不遭污，宮人二百。⊕
費氏女，年十六，殺賊完貞。⊕

十七載，死疆場，許多殉難。^⑤
九健卒，侍道憲，義骨同馨。^⑥

①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約盜，所至焚屠。既而連陷荆、襄、鄆、郢，度捲可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爲天下莫與爭，思據城邑，擅名號矣。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修襄王宮殿，據襄陽曰襄京，設官分職。

②自成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賊從其計。

③自成由豫入潼關，陷華陰，屠渭南，陷華州，屠商州。關中瓦解，遂入西安，據秦王府。隨攻陷榆林、寧夏，三邊俱沒。自成久覬尊號，懼獻忠老回回相結爲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自成喜，遂稱王於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

④自成既定全陝，無後顧憂，長驅而東渡河，入山西，蒲州、汾州、太原、平陽皆陷，賊遣僞牌偏行山西，郡縣望風迎款。進攻代州，克寧武關，長驅下大同宣府，入保定，抵居庸關，陷昌平，焚二陵享殿。京師以西，聞風瓦解。賊且入彰義門，京城陷。

⑤帝憂寇，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頗知寇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糧。臣請提兵西行。」帝行遣將禮，以特牲告廟，賜宴餞行，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帝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知其不祥。建泰原以家財可恃，比出都，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進退失措，因遲行，遂巡畿內而已。

⑥自成攻代州，寧武總兵周遇吉力戰，殺賊萬人。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薄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發大砲擊賊，殺萬餘人。會火藥盡，或勸歸款。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獻我，若輩可無恙！」乃開門奮擊，殺數千人。賊將退，或爲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賊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官軍且盡，遇吉闔室自焚。揮刀突陣，中流矢被執，罵賊不屈，死之。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④流賊之亂，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等先後逐賊，賊勢甚窘。會邊關屢陷，京師頻年戒嚴，檄各鎮兵勤王。先召象昇入衛，後又調承疇、傳庭入衛。勦賊之兵，屢撤北去；賊剽掠城邑，任其蹂躪，盤踞深山，休糧息馬，秋高食足，復出狂逞，歲以爲常。

⑤河南巡撫秦所式上言：「闕曹蹂躪八十餘城，革左由宛汝跨江漢，此流寇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今河南兵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蒿萊，撫鎮闕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煙幾斷，至於稚子荷戈，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是時賊肆殺掠，白骨縱橫，又年年各省荒旱饑饉，民父子相食。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蕩然一空，蓬蒿滿路，鷄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帝歔歔泣下。

⑥命內監分守九門，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京城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議增兵外城則內闕，增兵內城則外闕。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陣，羸弱五六萬人，內闕數千人守陣，不充，無炊具，市飯爲餐，給餉人僅百錢，無不解體。

⑦帝接勦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

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帝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二千，僅輸三千金。太監王之心最富，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玩好諸物於市以求售。大學士魏藻德首書百金，陳演訴清苦。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時論上等三萬金，皆無應。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現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

⑤賊息告急，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今日方略。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又召對平臺，問戰守策，衆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

⑥帝視朝，忽得僞封，啓之，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賊又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揚，竈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威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太監悉齧糠夫豚，而借其耳目。獄因疊疊，士無報禮之人；征斂重重，民有借亡之歎。」讀之多爲扼腕。

盜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釐金錢鬻鬪節爲大賈列肆都門更遣奸黨挾賞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首遣撥馬探之，賊黨卽指示告賊。賊皆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

④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燾監衛輝，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降臣註見杜太監句下。

⑤自成至宣府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入驛，郊迎三十里。自成抵京師，對彭儀門設座，普王代王左右席地坐，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欲入城。王承恩縋之上，入見大內，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自爲計。昌平守陵太監申芝秀降賊，亦繩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縋之出，仍縋下。

⑥杜勳出語守城內臣王則堯褚憲章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時京軍無餉，驅守多不至，每塔一人多不及。襄城伯李國禎馳闕下云：「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帝命內臣俱守城。內官諱曰：「文武官何爲？」帝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賊至，礮聲不絕，仰語

守城者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俱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鎗發鳴之，猶揮手示賊退，礮乃發。賊驅居民填壕內，發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傳城陷，閣城號哭奔竄。

⑤時守門皆內官爲政。內官在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戚大臣，坐視而已。太監曹化淳獻城，開彰義門，賊率大隊入，恣殺掠。帝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禍，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是夕，帝不能寢。內城陷，一闕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答曰：「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

⑥帝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闕，閣臣已散，置几上而返。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者，仍回南宮。

⑦帝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後爲內官所獻，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是時，帝命進酒，連沃數觥，秋曰：「苦我民爾？」易靴，手持三眼鎗，雜內監數十人，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

內變矢石相向。至朱純臣第，關人辭焉。帝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遂返。

⑤帝語皇后曰：「大事去矣。」皇后泣曰：「妾侍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遣之出。后自經，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

⑥先是，帝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李邦華、少詹項昱、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帝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分憂而謀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督師李建泰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往。帝諭閣臣曰：「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⑦大內有祕室，鑰甚嚴，相傳刻誠意藏祕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啓。至是事急啓，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御容，穿白背心，左足跣，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

⑧帝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太監王承恩從死焉。

⑨帝自經，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

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得殊諭，詎無知者。

⑤賊問帝所在。大索不得，次日始知崩於煤山。賊以雙扉昇帝后屍於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敢有往哭者。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

⑥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過者莫進視。襄城伯李國禎去幘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頭觸堦，血流被面。自成以好語誘降。國禎曰：「有三件事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禎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騎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二百人。

⑦自成同僞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前導，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晁氏年十六，投簪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必告汝主。」擁見自成。內官審非是，賞部校羅賊。費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裔，惟擇吉日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

列

⑤崇禎元年起，流賊擾亂一十七年。京師未陷之先，督撫鎮將及大小文武陣亡與殉難者甚多。

⑥獻賊攻長沙，推官蔡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城陷，執道憲。健卒林國俊等九人侍道憲不去。賊一日計誘道憲降，不屈。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骸葬之。兩郭畢，俱自經死。

（以上三十條，均三異子仲瑣原註。）

中卷 文詞編

天雨花[㊟]

陶貞懷[㊟]

樂善村除害

公子年雖十二，英銳威嚴非等閒；因此衆人，甚是畏懼，並不敢欺他年幼無知。

看看走到日正午，方到一鄉鎮市存。一行歇馬打中火，齊趕鄉村茅店門。喪車停駐店門外，公子來到草堂門。野店無男却是女，走出個白髮蒼蒼老婦人。見了左公子問道：「小相公那裏來的？」公子道：「我等自大同府而來，

行了半日，要打中火，不知你這鎮市屬何方管下！」婆婆道：「此地名叫樂善村，屬大同管下。多承小相公前來下顧，還是我老身店中供飯，還是自家起火？」早有總管左書上前說道：「我們數十餘人，你這小店料難供應，我等自買米糧食物，速速安排，臨行算還你柴錢房金便了。」

婆婆聽了答應是，抬頭細細看分明。白布盔巾頭上戴，白布毛邊一直身上。罩合衫元青布，足下麻鞋孝滿身。雖然面帶風雲色，脣若抹珠眼似星。端然坐定非凡像，氣概莊嚴是貴人。婆婆看定開言問：「相公今年幾何春？」維明答道：「年十二。」婆婆聽了暗心驚。徘徊不覺流下淚，一聲歎息欲回身。公子見了心奇異，止住婆婆老年人。

回對家人道：「看這婆婆如此年老，安能炊爨多人飯食？爾等自去料理，我還有言語問他。」

家人答應稱曉得，大家都去後邊行，公子便問婆婆道：「今年高壽有幾何？店中還有何人存？」方纔問了我年紀，婆婆因甚雙流淚，必定中心有苦情。」婆婆聽得他來問：「相公雖則在年輕，說出話言多老到，看來不像小兒身。」

衆家將道：「你不知道我家大爺是總督的公子，只因老爺盡忠身故，特來搬柩回鄉。我大爺年雖十二，文章詩賦，信筆而成，豈等閒可及？」婆婆聽了，吐舌驚奇道：「原來是督爺家的公子，怪道氣品不同。」公子道：「婆婆少說閒談，只說方纔流淚，是甚麼緣故？」

婆婆聽了回答言：「公子今朝訴聽聞，老身姓徐，孀居婦，今年六十七年庚，只有一子名徐壽，娶了媳婦在家門，養個孫兒名天保，三世單傳止一人。不想去年媳婦身亡故，遺下孤孫十二齡，老身愛之如至寶，他父憐如掌上珍，并無三男并二女，只一個傳宗接代人。」

「不想村中近來出了拐子，聞得專拐人家小兒。去年前村人家，不見了五六個小兒，幾次報官，訪拏不著。今年不想又到我這村中來作鬧了，三日之間，不見了兩家兒女。我那天保孫兒，是前日在鎮上玩耍，忽然就不見了。滿村尋覓，不見影響，多分是拐子拐去。今已第三日了，他父親早間去城內報官，還有對門何家一個女兒，年纔十一，昨日在鎮上玩耍，也不見了。如今他家父兄，都出去尋覓，還沒回來。」

「因聽得相公說道年十二，想著了天保孫兒苦十分。不知拐去如何樣，自然不得命殘生！」婆婆說罷悲號哭，兩淚如泉似雨傾。公子聽了方知道，原來是有這般情。

又問婆婆道：「不知那拐子是如何人物，可有人看見否？」婆婆道：「從未有人看見，不見小兒，都在薄暮時候，所以如今人家，都不敢將小兒放去。」

鎖上玩耍。」

公子遂不去再問，婆婆說罷向內行。公子便對家將道：「那曉村中出歹人？我想你等人二十個個精通武藝能，何不此地停兩日，察訪捉拿作惡人。若得與他來除去，也與村中絕禍根。」衆多家將聽此語，開言便叫：「大爺聲，知他拐子何人物，對面相逢認不真。搬柩回去多要緊，如何耽擱在鄉村。算來這等閒事件，大爺不必管他身。」公子聽了無言語，少時來了衆家人，安排飯食多停當，一齊擺在案中存。服侍大爺來用罷，衆人俱各吃完成。便請大爺來上路，公子開言說事因：

「日已過午，能趕多少路程，就在這店中歇了罷。」衆人道：「大爺差矣。此時方當下午，還好行三四里，趕着大店，纔好歇多人，這鄉村小店，如何住得？」維明道：「住不下時，便坐也坐了一夜，值甚大事？我今日決不行了，你

們要去，只顧先行。」

衆人聽了多奇異，大爺何故這般行。一齊都叫老總管，他上前來稟主人。左書便對公子道：「大爺何事不行程。原因搬運靈柩到，趕程回去始相應。夫人正在懸懸望，如何耽擱在鄉村？小小野店難安歇，數十餘人怎住停！大爺不可來執性，伏求上路快行程。」公子聽了心中怒，開言說與左書聽：「國有王來家有主，去住還當在我心。既然不奉行言語，何須要奉我行程。不如你等來邊地，誰將靈柩轉家門？况停一日有何礙，那敢此刻趕路程。」左書聽了如此說，忙把笑臉說原因：「大爺必要來住下，小的安敢不遵行。」

「但不知大爺因何緣故，今日不行。還是身子不快，還是別有他事？」維明道：「你管我做甚，不過愛這鄉村野景，要在此耍一回而已。」

衆人不敢多言語，只見店家徐壽轉回程。婆婆接着忙來問：「報官之後若

何能？可曾覓見孫兒否？」徐壽回言說原因：「官差捕役來訪捉，天保從無踪跡形。」婆婆聽了雙流淚，不知拐到那方存。公子便對徐壽道：「我等今朝欲暫停，借爾店房權一宵，來朝重重送房金。」徐壽滿口應承道：「只嫌淺小店房門。」言罷便問娘親道：「此是何來衆客人？」婆婆便乃回言道：「他是總督之後搬靈柩，一行住紮打中火，誰知便說不行程。」言罷又叫孩兒道：「你說這相公今年幾何春，他與你天保同年紀，全然不像小兒身。」

徐壽道：「正是不要說沒像小兒氣質，比著我們天保，長也長了許多，但是他今住下，我們那有許多房子。」婆婆道：「他曾說過沒處睡時，坐了一夜，我們如今隨他便了。」

二人說罷齊入內，燒茶供應一班人。公子起身來出外，門前站立看行人。聽得徐家母子低聲哭，對門何宅哭高聲。只罵何來瘟男子，但哭姣兒那裏存。公

子無語心中想：「可恨奴才二十人，不肯與我來出力，搜尋拐子救鄉民。我今在此來停住，祇望相逢那惡人。蒼天何不從吾願，拐子到來拐我身。若得如我心中願，可與鄉村除禍根。」看看立了多一會，一輪紅日又西沉。只見那牧童歸去橫牛背，橫吹短笛轉柴門。農夫荷鋤紛紛走，漁翁收網回家門。晚煙陣陣茅檐起，喚女呼兒不絕聲。都道村中有拐子，大家早早轉家門。紛紛男女都歸宿，維明便對衆人云：「鄉村晚景真堪愛，我今玩耍自遊行。不消你等來隨侍，在我隨心適意行。」衆人聽說吃一唬，一齊都叫大爺身。

「難道不見人家呼男喚女，都道村中出了拐子，不敢放小兒在外；如何大爺要獨自一人出去玩耍，不使小的們跟隨左右？萬一有甚差池，小的們那裏擔得起這樣干係？」公子笑道：「有甚干係？難道怕我被拐子拐了去麼？若得如此，便是那拐子造化了。」

衆人又復開言道：「大爺若要去遊行，小的們跟了同行去，大爺不可自行。當初親奉夫人命，一路維持讓主人，怎可暫時離左右？倘有差池事不輕。公子一身非小，可事關重大一家門，還當自重，休輕忽，斷然不可獨身行。」公子聽了又笑道：「此等言詞謬十分。」

「我不過要向樹林中，用飛石打幾個鳥兒玩耍，是以恐怕人多，飛鳥遠避，不敢投林，故此要獨行前去。安見得便遇拐子？你等出不吉之言。難道那拐子日日出來拐騙小兒不成？既然如此，著如琴若段隨我前去便了；你等只在門前等候，我去即刻便來。」衆人聽了，無可奈何，只因公子從來性情古怪，但那如琴年十二歲，若段年十二歲。老總管對兩個說道：「你們小心跟隨大爺，不要遠行；若有甚事，立刻飛身通報。」二人答應便跟了公子徐步鄉村，一路低頭，拾取石塊藏在懷中。漸行漸遠，早到了鎮上，原來是一片

荒場，兩旁樹木。

但見紛紛宿鳥投林上，鄉村入暮少行人。按下公子場上事，題起村中作惡人。

卻說那拐子姓張名豹，原是山東人氏。拐騙小兒，帶到遠鄉異地，賣與人爲奴爲婢。夫妻兩個一生靠此，慣在江湖遊蕩，居止不定；若到一處，便尋個幽僻山林，結下一間茅屋棲身。拐得數個小兒，又到別處去了。因此官差無處訪捉。近來到這樂善村來，離村五里，有荒山一座，張豹在山中結下草屋。卻到村中來拐了一男一女。

此日又進村中地，荒涼場上往來行。正逢來了左公子，張豹將身隱樹林。細看此子生得好，不像村下小戶人。約來十二三年紀，滿身都是孝衣衿，還有兩童年相仿，足見今朝造化深。且說維明立在荒場上，徘徊觀望自思尋。怎能此刻遇拐子，不枉吾心出至誠。今朝不得逢他面，來日登程上路行。不把禍根來

除去。此情牽繫怎安？心正當無量思量處，如琴便叫大爺身。看看天色多昏暗，請大爹回入店中存，公子聽說回步轉，張豹慌忙出樹林。維明想：「前面走的必然是了，特我爲望他來拐，方纔到此誰知天從人願，果然來了！」

「我但放膽跟他去，看他拐到那方存。」好個膽量如天左公子，跟定村中作惡人。轉灣抹角多一會，到了深山草舍門。

公子心中想道：「想必拐到了前面一座荒山，一間草舍，一定是他家裏。我若跟他進去，知是如何，身畔又無兵器，不過幾塊石子，且不可猛闖虎口。」

公子想著週迴看，一株大樹在旁存。閃身樹後只一隱，張豹回身動手行。扯住如琴并若段，眼前只得二人身。張豹口中稱奇怪，方纔拐到是三人。孝服孩童何去了，單單兩個到山林？上前就把柴門叩，渾家連叫兩三聲。童氏答聲稱

來了，開門走出手提燈。

張豹道：「渾家，我方纔自村中一連拐了三個小兒，眼看跟我到此，誰知霎時間就不見了一個，正是奇事。你且捉起兩個進去，快打個燈籠出來，找尋那一個要緊。」

童氏捉了人兩個，張豹回身去找尋。月光之下，週圍看看，走到樹前，公子忙取青石塊，大如鵝卵，手中擒，覷定張豹頭面上，一點流星力作深。拍的一聲，剛中目，眼珠打碎，痛攢心。張豹叫一聲「阿呀！」言方出口，未收聲。早又一石飛來，到雙目俱傷，血淋淋。連聲大叫不好了，手護雙睛，痛殺人。公子見他身不倒，再加石塊又來臨。正中太陽一聲響，腦開頭眩，倒在塵。童氏在內聽得了，大驚失色，急回身，提了燈籠將跑去，眼前石塊似流星，中了左目中右目，大叫連聲倒在塵。這回喜殺英雄子，二人中石好傷情。猜他黑夜無處去，仍依舊路便回。

程。喚了一聲衆人到，拿住他們兩個人。公子移步忙走出，月光滿地亮如銀。見拐子夫婦哀聲叫，倒在塵埃難起身。維明轉步回原路，心性通明記得清。轉灣抹角忙忙走，要回店內呼家人。看看約有三里路，忽見火把還分明。一簇約有人數十，遙聞叫喚大爺身。公子聞聲忙立住，分明都是自家人。此時不覺心大喜，忙忙趨進上前行。高叫：「左書吾在此。」喜壞忠心老僕身。領衆趕上來擁住，「大爺呵！幾乎嚇殺老奴身，日落西山來尋起，一行脚步未曾停。不想大爺走得如此遠，還有兩個書童那裏存？」

公子笑道：「左書卻是做夢一般，我獨自一人，到此何幹？」遂將那遇着拐子，如何打傷二人之事，對衆說了一遍。如今那拐子現在瞎了雙目，料想脫逃不去，你等快隨我來，拿他兩個回去。

衆人聽了如此話，個個心中驚又喜。不想大爺年雖幼，膽量機謀這樣深，人

人不往獨奇怪，隨了年輕小主人，轉灣抹角忙忙走，無多一刻到山林。

原來那童氏雖傷了兩目，卻不致死，按着眼立了起來。那張豹因太陽上中了一石，雙手捧着頭，只是滿地打滾，童氏在那裏攙扶，那裏扶得起？維明一見，喜對家將道：「此卽拐子，快與我拿下。」衆家將答應一聲，上前一把拿住，丟翻在地，解下絲縲，把兩人四馬攢蹄的捆了。公子道：「且到他草屋中去看，還有何人在內。」

三五六人齊入內，火把燈籠照得明。只見小小茅屋無多大，柱中索縛兩孩身。一個男來一個女，牢縛得口呆目瞪似癡人。如琴若段蹲倒地，正是驚魂不定神，見了自家人一衆，纔能漸漸抬起身。

公子道：「這兩個不知可是徐天保？就把拐子拿進來，問他個詳細。」衆將出來，將張豹夫妻捉進。公子喝問二人：「速速供招明白，若有虛言，就此

砍成肉醬。「兩個人聽了，只叫慚愧，一生害了多少小兒，不想今日卻落小兒手中，被他如此耀武揚威！沒奈何，只得說姓名鄉貫，并如何拐騙小兒，詳細說了一遍。」

公子道：「這兩個孩子是那裏來的？」張豹道：「就是樂善村中。」維明遂問兩孩，可就是徐天保與那何家女兒。

兩個孩子回正是，左公子便命家人把他兩個來解放，再照他屋內有何情。只有小小竹絲箱一隻，打開一一看分明，兩包銀子重沉沉。公子上前來取出，付與徐何兩個人。

當下便着衆人，把他灶下柴草搬出，塞了大門，把兩個拐子牢捆，丟在草堂之內。然後着人衆出來，快放起火來，連人連屋一火焚之。衆家將道：「既拿住拐子，何不帶到村中，與衆鄉人看看也好。」公子道：「若帶到村中，必

至驚官動府，我本搬靈柩回鄉，那有工夫在此耽擱？况這二人乃死有餘辜之輩，今日結果了他，不爲罪過。爾等快快放火，看他燒盡了草屋後，便回樂善村去。

衆人聽說齊道是，各將火把上前行。攔門柴草齊點着，看定柴門火焰升，畢畢剝剝燒將起，火光透出滿山明。

可憐張豹夫和婦，都做焦頭爛額人。風趁火勢燒得快，火趁風威一捲清。紅火焰焰煙迷迷，霎時草屋化灰塵。衆人拍手都稱快，一齊擁定大爺行。抱了天保、何家女，照依舊路便行程。五里路程無多遠，一行早到店家門。

那徐壽母子忽見天保，又驚又喜，忙問兒子怎回來的？天保就將其事細細告知。衆家將又說：「兩個拐子都燒死了，從此你們村中高枕無憂矣。」二人聽了，吐舌驚奇，忙報與對門何家男婦知了，喜從天降，都趕過來，向左

公子磕頭，如搗蒜一般，萬分感謝，稱贊不已，兩個孩子又將銀兩等，都把與父母，徐家何爺喜之不勝，何家招攬了十數人過去，兩邊忙忙宰雞殺鵝，安排村酒，酬謝左公子恩德，直亂到四更時分方安寢。

○凡三十回，一韻到底。本節爲第一回之一部分，略有刪節。

○陶貞懷，清順治間無錫人，幼多才識。其夫從軍在外，幼子夭殤，自身又一病五年，知不起，乃整理舊稿，天雨花，時已順治八年矣。

十二金錢

佚名

岳院君閉門課子

〔白〕話說岳飛年登七歲，聽俊非凡，幾次幾番在安人面前只求父親的下落，那安人只是隱而不言。這一天官官想道：今日必要與母親問個明白，若再含糊愿拚一死。那安人愛子如珍，見他這般光景，不免說明了罷！〔唱〕痛心好比亂針挑，淚落渾如珠子拋。塞住咽喉腸打結，悲聲切切喚兒曹。兒阿娘不說，明你焉曉得，今朝聽我訴根苗。〔白〕是，母親快些說。我那親兒阿！〔唱〕你的家鄉本在河南住，祖代鄉莊是富饒。父叫岳和年五十，只爲膝下告蕭條。〔唱〕

求得娘懷孕，才得爹爹煩悶消。那日臨盆生下你，諸親賀禮慶三朝。忽然有個希夷道，叩募齋粉來化抄。大贊我兒生得好，說什麼，後必榮華穿蟒袍。當今與你留名字，〔白〕名叫岳飛字稱鵬舉，〔唱〕關煞開通災晦消。臨行囑付你生身父，須防驚哭鬧三朝。只要做娘的，抱兒坐在花缸內，必保親兒命一條。希夷去後才三日，兒忽驚啼父母焦。〔白〕吓，如此說來，這道人有些來歷的了。兒阿，做娘的常常想。這道人大有德行的捏。但不知孩兒啼哭之時，母親便怎麼樣呢？做娘的懷抱我兒坐在花缸之內，阿唷，說也可怕捏。〔唱〕登時洪水泛波濤，頃刻沖來數丈高。任憑你，通天本事難逃命，我與孩兒隨水飄。流到此間河北省，做娘的魂魄一齊消。多蒙仗義王員外，恩德如天萬丈高。收留母子安身住，起居看顧到今朝。〔白〕阿約，娘阿！那日水平之後，難道不去打聽爹爹下落的麼？阿唷，我那親兒阿！〔唱〕多蒙員外好心腸，打發王安去故鄉。可憐捏，多少生

靈遭大劫，變爲白地，永和鄉慘傷你父無踪跡，因此我日日思量斷寸腸。〔白〕吓，有有有這等事麼？兀的不痛殺我也！〔唱〕一交跌倒把爹爹叫，兩足登登眼白洋。岳老安人心內急，人中抓住喚兒郎。親兒酥省連聲叫，一個時辰方轉陽。阿約爹爹阿！我聞娘話心慘傷，誰在我心頭挑亂鎗！兒離母腹才三日，那曉爹爹遭水殃。不知你生與死，在與亡，撇下我，苦命孩兒苦命娘。爹爹阿，可憐你空將多少心機用，只落得畫餅充飢雀見糠。官官哭得喉嚨啞，姚氏號啕助痛傷。

○此書極不易得，阿英藏殘本十八册，全書至少當有三十六册。兼有表白與唱，惟因無人彈唱，故仍歸之「文詞」內。標題作新刻秘本彈詞十二金錢全傳。惜缺首册，故無從考知作者及其年代，惟就版本觀之，較精忠傳彈詞早出，毫無疑問。本篇爲第三回之開端。

精忠傳彈詞

周穎芳

黃天蕩

韓世忠探得金兵屯紮北岸，在黃天蕩中路，忙集衆將商議道：「兀兀金邦名將，今晚必上金山窺探我處的虛實。傳令蘇德領兵一百埋伏龍王廟裏，須親自立在金山塔頂上。若有番兵到來，就在塔上擂起鼓來，我令二公子前來接應。吩咐彥直道：『你聽鼓響，便引兵殺出。如能擒拿番將，當紀錄大功。』」又命大公子尚德領兵船三百號，停泊南岸。如聽得礮聲一響，速即向北開動，截他歸路。三人領令，各各散去。

此時暫按韓營事，提起番邦兀朮身。晚來帶領哈迷蚩，柄奴黃姓共三人。齊齊上岸身登馬，悄悄行來山脚臨。早有番將何黑闥，帶領番兵擺渡迎。兀朮三人同立定，寺前遙看宋營門。那知塔頂將軍見，三人騎馬暗窺營。遠遠番兵如螻蟻，行行都向廟前臨。此回蘇德非常喜，暗思元帥果通神。手把雙鎚將鼓播，一聲吶喊四方聞。率領諸兵從廟出，外邊彥直提鎗臨。隨帶軍兵來接應，嚇殺番邦三個人。轉身正想來逃去，劈頭彥直舉鎗迎。大呼兀朮休逃遁，快來受縛莫遲停。兀朮不答忙交戰，忽見他一員番將倒埃塵。旁邊一將忙奔救，扶上雕鞍去若雲。比及大郎兵甫至，戰船開至賊無形。回文再表金山事，二郎力敵外邦君。交手未曾及十合，喜擒兀朮獻營門。當時大喜韓元帥，升帳開營紀大勳。綁進番王金兀朮，世忠用目看分明。一聲拍案高喝問，「你是何人假冒名。案前速速言明白，免勞本帥重加刑。」帳前番將高聲答：「柄奴名字姓黃人。我那

狼主存仁厚，豈肯輕輕就你擒。要殺我時伸首待，決不怕死與貪生。你今何必多饒舌，輕視俺家萬不能。」韓爺拍案重重怒，大罵：「無名小賊臣，這般刀滑人間少，膽敢前來假混真。寶刀不斬無名卒，喝聲囚禁後營門。那時拿得金兀朮，一並凌遲正典刑。」回頭說向親生子：「你今中計被他欺。以後小心加謹慎，莫教遺笑衆三軍。」彥直慚媿身辭出，世忠入內見夫人。雙雙同坐蓮花帳，品茗輕商軍國情。夫人輕啓朱脣道：「將軍須作細心人。番奴此敗虧糧草，定然急速覓歸程。我軍小勝不提備，他必前來誘戰征。金人多詐君當曉，與我交鋒彼潛行。那時放虎歸山去，將軍後悔已無門。奴家籌一嚴防計，君領遊軍去接征。隨帶一雙孩子去，將兵戮力要同心。水寨中軍奴獨任，安排防守管三軍。由他攻打無須戰，弩弓礮手敵番人。他軍見我安然守，乘虛定做渡江人。大桅樓檣從中立，奴上高桅督戰軍。上建白旗爲號令，奴家高處了然明。安排妙計

除金寇，同心要肖岳家軍。」韓爺拍手連稱贊，夫人妙計勝陳平。即時出外行軍令，「大小健兒各用心。遊隊精兵如有失，本帥同當治罪名。」中軍有失夫人任，雙雙夫婦鬪精神。須臾安置多停當，要從水陸建奇勛。

梁夫人即便軟紮披掛，調遣兵將，把號旗用了遊索將大鐵環繫住。四面遊船共有八隊，分作八八六十四隊，各有隊長看守。當時吩咐俱看中軍白旗暗號，金兵向那裏渡江，就將號旗拉動，衆遊兵領令而去。佈置停當，然後在中軍大桅上架起一小小鼓樓，周圍遮了箭眼。到得更時分，梁夫人令一名家將，管着拉號旗。自己踏着雲梯，把纖腰一扭，蓮步輕勾，早已到桅杆絕頂，離江面有二十多丈。看着金營人馬如螻蟻似的，那裏動靜，一目了然。江南數十里地面，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圖一般。韓帥同着二位公子自去安排截殺。不表。

回言兀朮番邦主，險在金山被宋擒。幸得黑闥相救起，遁回番寨恨難平。將言暗與軍師道：「守困無糧怎理論？不如今夜悄然走。且回我國再興兵。料得南蠻無準備，出其不意渡江濱。」當時傳令諸番將，整頓船隻夤夜行。埋鍋造飯多忙亂，三鼓之時要起程。燒羊美酒番王食，磨刀拈箭衆番軍。人人要保殘生命，個個加餐備戰爭。金聲不發悄然遁，揚帆想做順流人。那知韓帥先齊備，哨船探報梁夫人。梁氏在桅頻過眺，暗令三軍啞戰征。近將箭射屏聲息，礮打他船遠遠兵。吶喊金聲皆不用，引近焦山可就擒。兀朮乘舟心暗異，韓營寂寂靜無聲。疑時忽聽驚天礮，箭似飛蝗躲未能。番船四散尋生路，高桅鼓打勝雷鳴。號旗角上燈球亮，軍隨旗轉拒番人。韓爺帶領雙公子，戰船三路夾攻臨。可憐兀朮難招架，上天入地兩無門。潛形退進黃天蕩，那知有進出無門。紅玉高桅觀仔細，料思兀朮可成擒。纖腰玉軟流香汗，半偏雲髻喘嬌聲。將鎚輕放回蓮

步，下梳臨鏡整精神。今朝喜殺韓元帥，拜服夫人女俊英。雙雙升坐蓮花帳，清查功績獎衆軍。

原來黃天蕩是江裏一條水港，兀朮不知是水路，敗將進去。只望攏岸逃生，那曉得走入死路。韓元帥見兀朮敗入黃天蕩去，喜之不勝，舉手加額道：「真乃聖上洪福齊天，兀朮合當數盡。只消把守江口，此賊焉能出來，不日間糧盡自死，此後高枕無憂矣。」卽傳二位公子同着三軍守定要口，自己回營來見夫人，稱謝不已。

○周穎芳，鄭澹若之女。鄭作夢影緣，亦有名。穎芳別署蕙風，歸桐鄉嚴謹。謹官至貴州石阡太守，死寇亂。穎芳扶櫬回鄉，居海寧桐木村。精忠傳七十三回卽作於此時。

○此爲第三十六回中之一節，事多據史，參看二十一史彈詞註五。

楊再興誤走小商河○

楊再興領了第一隊先行軍令，前往朱仙鎮。時值十一月天氣，只見四下裏彤雲密布，大雪飄揚。萬里河山，如同白壁。再興帶領人馬，冒雪而行，一連走了兩日兩夜，距離朱仙鎮已經不遠。遙遙望去，那金邦人馬漫山遍野，滔滔而來。再興向三軍道：「番兵衆多如同螻蟻一般，你們不可上前輕敵，且將營盤紮下，待俺自去殺他一個翻天覆地。」衆兵同聲應令，一齊安下營頭。楊再興竟單槍獨馬望着番寨殺去。昌平王兀朮帶有三川大兵，分爲十二隊，虛張聲勢，假稱二百萬餘，究竟實數只有六十五萬，從小商河而來。第一隊先行雪裏花南走馬上來，正遇着楊再興的馬頭。

英雄好個楊統制，匹馬奔前勇莫當。槍挑雪裏花南將，翻身落馬逝沙場。胡兒麋卒慌張退，再興躍馬氣軒昂。又迎二隊番元帥，雪裏花西槍下亡。繼拒胡塵三隊將，東字爲名雪裏光。交鋒未把鋼刀舉，統制槍來馬後戕。雪裏花東隨馬

倒，收拾一命見閻王。四隊番軍飛馬上，雪裏花北志堂堂。正思竭力將仇報，擎
叉拍馬甚雄強。對敵未曾三四合，汗流夾背意徬徨。捨駒欲退尋生路，見再興
攔路架銀槍。其時乞命無顏面，舉槍自刎戰征場。未滿一時誅四將，再興奮勇
果非常。當時嚇殺胡兒輩，抱頭鼠竄盡張皇。再興如入無人境，鏘打槍挑殺氣
昂。尸橫遍地諸番卒，自相踏踐太慌忙。衆番兒是逃生向北尋歸路，楊再興矯矯
銳氣勇無當。一時憤起勤王念，不畏辛勞戰一場。眼看胡兵從北去，欲抄前路
拒豺狼。揚鞭催動長征馬，不計嶙峋道路長。雪滿關河難辨界，將軍可惜陣前
亡。

誰知此地有一條河，名爲小商河。前邊有橋，番兵盡皆知道，故向西北而
逃。河水雖不甚深，卻皆是淤泥敗草，被雪掩蓋，不分是路是河，楊再興拍馬
冲去，便跌入小商河裏，連人帶馬陷在淤泥之內，欲出不能。那些番兒看見，

萬矢齊發，可憐楊再興連人帶馬，射得如柴蓬一般。

○此爲第四十八回最重要之一節，多據正史。

演鈞連大破環甲馬

卻說兀朮聞得完木陀赤、完木陀澤送連環甲馬前來助戰，不覺大喜，忙傳二人進見。二人來至牛皮帳下，叩參已畢。兀朮道：「這連環甲馬，教練了數載，今日方得成功。明日就煩二位出馬，擒拿岳某，在此一舉。」二人領令出帳安營，到了次日，他二人統兵來至宋營討戰。軍士報進大營，岳元帥便問道：「那一位出馬會戰？」只見董先同着陶進、賈俊、王信、王義一同上來領令。元帥就分撥五千人馬，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戰。董先接了將令，帶領四將五千人馬飛奔而去。

宋營差出五虎將，抖擻精神上陣門。兩軍吶喊鳴金鼓，覷面南軍吃一驚。眼看一人完木赤，九頭八怪醜無倫。又觀完木名陀澤，面麻眼赤活妖精。分明來了奇形怪，張牙舞爪勢縱橫。董先馬上高聲喝，賊將軍前快報名。完木陀赤回言道：「大金元帥我稱尊。」完木陀澤通名姓，大言：「來捉岳軍門。俺們奉旨前來，可是南蠻岳某軍？」董先大怒高聲喝：「賊酋放屁好難聽！俺家元帥何人物，虎駕安能對賊征？急速領叉休畏縮，董爺叉下不留情！」言時便把剛叉舉，一聲嚮亮拒番人。完木陀赤忙招架，鐵鎗高舉鬪精神。叉來鎗去叮噹響，不分勝敗兩稱能。回合方經三五六，番軍難勝董將軍。陀澤旁觀心內急，拍馬爭先舞棒臨。這邊陶進偕王義，王信隨同賈俊身，四人統制齊行上，躍馬提刀各逞英。七人酣戰沙場上，好比元宵走馬燈。這場廝殺非輕可，風捲黃沙天地昏。五員虎將雄無敵，番軍兩個力難勝。雙方只得同回馬，大喝南朝五將聽。你們

休要來追趕，看我希奇寶貝臨。董先不察真和假，道：「老爺豈畏使奇門。」說時催動諸人馬，拍馬追隨那住停。行來將近番營首，大炮驚天響一聲。番將分開居左右，來了三千坐馬軍。董先猛勇兼粗率，墜入牢籠厄計行。五員虎將遭刀斧，時乖運塞出無門。今朝罷了真罷了，英雄計失被他傾。

原來這三千人馬，那馬身上都披着生駝皮甲，馬頭上俱用鐵鈎鐵環連鎖着的，每二十四一排，馬上軍兵俱穿着生牛皮甲，臉帶生牛皮壳子，一排弓弩，一排長鎗，直沖出來，把這五員宋將，連那五千宋軍，一齊圍住。鎗挑箭射，不上一個時辰，可憐那董先等五人全軍死於陣內。只逃出了十數個帶傷軍士回營報信。元帥大驚，傳上殘軍親問道：「董將軍等怎樣敗死？」軍士就將連環甲馬之事，細稟了一番。元帥灑淚道：「苦哉苦哉！早知是連環甲馬，昔年呼延灼曾用過徐寧傳下的鈎連鎗法，可破此陣。喪我五將，豈不

大可痛恨！一言罷，傳令準備祭禮，遙望番營哭奠了一番。回至營中，傳上孟邦傑、張顯各帶三千壯卒，去練鈎連鎗法。又令張用、張立各帶三千步兵習練籐牌。四將領令各去操練。

三聲號炮升堂坐，錦帳雄開氣壯宏。兩邊將士庭參畢，塔前轉上四將軍。張姓弟兄孟邦傑，更兼張顯統軍身。齊聲稟說鎗牌熟，嵒候元戎遣調行。坐中元帥將功記，受計諸軍破敵情。叮嚀再四頻頻囑，四人承令別軍門。岳爺傳上何元慶，更有那成方、張憲、小雲君，五千壯卒隨軍令，戮力齊心要小心。奉令四人辭帥出，全身挂披備交兵。且言張顯人四個，手奉軍符拍馬臨。兩軍對圓來討戰，番帥雙雙並馬迎。四人馬上高聲答，各把英名述一巡。番人也報名和姓，張顯迎前拿賊人。掄動鈎連鎗法妙，鎗鎗直刺兩番軍。番軍詐敗回營去，四將追隨

急急跟。只見小番分左右，鼉皮鼓打一聲聲。三千鐵甲連環馬，團團來裹宋營軍。張家兄弟觀明白，籐牌四面護遮身。果然弓矢無從入，番兒無奈敵南人。宋營將士齊齊上，催動兒郎大小軍。鈎連鎗去胡騎倒，幾排甲馬自翻身。連圈搭尾難移動，自相踐踏死埃塵。完木二帥渾呆了，機關識破事難行。宋營又發驚天炮，二番頂上冒真魂。左邊殺出雲公子，更有多才張憲君。右邊沖出何元慶，成方相繼舞鎚臨。此時也不通名姓，一場渾戰鬪輸贏。完木陀赤忙回馬，完木陀澤急潛形。任從宋將逞英武，連環甲馬解紛紛。地黑天昏這一陣，血流尸積路幾程。宋軍全勝鳴金鼓，紅旗報捷慰軍門。羞殺完顏金兀朮，暴跳如雷氣十分。又見逃回雙帥主，四王愈覺恨難平。怒容看定高聲喝，大罵完木二帥身。道：「有何顏面將孤見覆沒全軍了不成！」完木二帥慌忙奏，實實無能敵宋軍。細將破法從頭述，連環甲馬一無存。如此長來如此短，四王聽畢放悲聲。

○此爲第五十四回之前半，事多有因，參看二十一史彈詞注五。環甲馬卽拐子馬也，鈎連槍卽麻扎刀也。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卻說岳元帥自從張公子去後，心中怏怏如有失。這日矯旨又召去了公子，元帥知檜賊奸謀已定，天意難回，只憑一死以報君親。深愁公子等懷怨上之心，故示龍泉爲訓。長爺見嚴命諄諄，怎敢有違。當時牽衣別去，果然到得臨安，竟不能入覲，一覩天顏，卽被賊檜囚禁。天子那裏知道。又禁止合朝文武談論此事，那裏搗鬼，見他威勢燄熏天，莫敢誰何。高宗素性庸懦，自被惡賊檜播弄，竟壞了念頭，將迎鑾之議，置之度外。深慮元帥功成，二聖還朝，這個皇位他就沒有分了。存了這種私意，凡事明知不問。有日臭檜私自入

宮，奏稱：「岳某在外，議和終久不成。現有王俊報告小卒王雕兒具控岳某刻扣軍糧，今可如此如此，可絕迎鑾之慮。」高宗道：「岳某刻扣軍糧，決無其事。他愛兵如子，異域皆知。」賊檜一聽此言，雙眉倒豎，賊眼圓睜，怒着天子道：「若不拿此事爲憑，尋他的短處，以後更難設法的了。只好聽憑他去迎回二帝，我也不管了。」高宗聽了此言，沉吟了半晌道：「爾已意決，只恐搖動人心，大衆不服，如之奈何！」臭檜道：「從古有言，膽大方成事，難道主公身登九五，尙無這一點膽氣麼？」天子聽到此語，便將龍袖向鷹腮上一拂道：「任你惟所欲爲去罷！」賊檜反身走出，口中咕嚕道：「不遂我欲，倒遂爾心，也想坐這金殿到死麼？我偏要拆了爾的保障，方顯得我的手段哩！」當時回到衙中，思量修造假詔去召岳元帥入都。

詞中單表英雄帥，將因臥病解朝衣。威可靖邊夷虜服，仁能化俗佞難除。君王

不准歸休本，鬱鬱襟懷不自持。連宵神倦謝賓客，匝月無情鬪弈碁。是夕帳中諸將散，公爺一枕夢清虛。恍疑駐節潭州省，下榻槐廳夢醒時。帳外是月映清光，霜皎潔，無聊正觸故園思。巡簷細領蟾光色，小重山調寄新詞。信口吟成庸握管，迎風嘯月影依稀。一闋詞章書雅興，情文流露兩兼之。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遠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

誰聽？
調寄小重山

寫罷新詞夜景幽，露涼自覺不勝秋。依稀轉進瑤階砌，黑風一陣不可留。遽爾中庭如曠野，一天雲霧瑣深愁。長空隱蔽冰輪鏡，風吼聲哀撲地搜。元帥愕然神蕩越，棟樑材幹砥中流。一振神威凝雙目，頃刻間淒風苦雨一齊收。但只見一雙黑犬巡簷下，唧唧嘈嘈話不休。畜作人言今古異，公懷不悅想情由。忽然

不見了中庭景，只見那水漲黃河白浪浮。滾滾驚濤人駭聽，鑽出個希怪物似龍頭。望着岳爺懷內撲，哄然聲響似奔丘。元帥吃驚非小可，一交跌倒在金襪。汗濕衣衿危兆醒，靈臺驚悸未曾休。倚枕遙聞更漏永，一燈如豆系人愁。沉思夢景非吉兆，後事難憑切杞憂。事到無何惟咄咄，疑懷難解意悠悠。五更略略安神去，辰鷓聲聲夢怎留。早起卻逢諸將至，岳爺細述夢中由。少時來了張韓帥，候問元帥話綢繆。

三位元帥正在閑談，忽報聖旨下。當時接進天使開讀，卻是命張韓二帥統兵各回本汛供職，等候糧草豐足，聽調伐北等語。二帥謝恩，送出天使，辭別了元帥，各自回營，打疊起身。次日領各鎮節度並將官人等來至大營作別。原來岳元帥帳下諸將早有多半遣置在張韓二帥麾下的，尚有遣之不退之余化龍、何元慶、牛臯等，共有二十餘員。驪駒一歌，無不黯黯銷魂。更有

那些將官來到帳前叩辭舊帥，悲慟失聲，不可仰視。岳爺佯怒，方纔遣退了諸人，自己來與二帥送行。張韓二帥那裏捨得離了元帥，情出無奈，只好鄭重而別。元帥見諸同袍風流雲散，情不自持，不知不覺掉下淚來。光陰容易，又值秋盡冬初的時候。一日元帥閑坐帳中，展閱書史遺闕，忽報聖旨下。元帥即時迎接開讀，卻因和議已成，召取岳元帥班師入都，加官進爵。元帥謝恩。

當時送出臨安使，說向營前將士們。聖命入都難違抗，奸臣專政有他情。此去吉凶無憑訊，暗裏陰謀豈不聞。我而今是大軍不動單騎去，送入虎口唯此身。諸弟鎮關當諒我，迎鑾一事勿忘情。果能滅虜全余志，愚兄無憾死如生。兩旁諸將聞斯語，哭稟元戎且緩行。雖然聖旨難違抗，還須顧庇百萬民。蓋天功績從中廢，辜負元帥報國心。當從權處勿拗執，滅金再議班師還。元帥聞言頻歎息，

孤忠焉能勝羣奸。此去吉凶姑勿計，惟有盡臣一片心。言時又有鈞綸降，金字牌催帥起身。一三來三二四，一連十道御牌臨。不上一時牌又到，急如星火促行程。公爺默默無言語，回進蓮花寶帳門。傳上施全高義士，印符親付更叮嚀。牛臯輔助掌軍政，籌畫一切要經營。法度毋忘遵我教，按步就班莫亂行。首禁縱兵干外事，擾害民間是不仁。建儲一事逢奸怒，料難容我奏功成。回天力薄空遺恨，此生久覺死生輕。倘如臨安遭不測，弟們供職勿橫行。始終各盡報國念，霄漢同懷捧日心。更勿恃功懷別意，努力王事莫怨君。至此一言臨別贈諸君，善體故人情。興言及此言難出，慘淡英姿拭淚痕。悲煞帳前諸將士，默默無言送行程。岳爺親點隨征將，更兼馬後勇王橫。當時離了朱仙鎮，單騎而行領四軍。新舊隨征諸統制，滔滔擁送主軍人。齊齊悲慟形悽慘，個個難捐戀主恩。離卻大營無二里，跪滿了朱仙鎮上衆黎民。哭聲一片搖山岳，衆口扳留憲

駕停。元帥覩此情耿耿，洒淚將言撫衆聞：「爾等愛余休造次，當念我難違聖
召此行程。還期日後重臨鎮，掃盡妖氛慰吾民。」願爾等各營生業循天理，何愁
無日享清平！抗旨我虧臣禮道，衆民勿礙我行旌。」衆多百姓承帥諭，攀留無
計淚沾巾。但是怎割相公恩德大，山川迢遙見無能。如何方可留永念，圖寫英
姿供長生。想得停當同聲稟，宛轉言詞懇乞殷。那樞相是只得允言聊慰衆，雕鞍
侍坐對諸民。天助誠心諸父老，畫師頃刻覓將臨。馬前開出羊腸路，設案當街
爲寫眞。約來兩個時辰候，畫出凌烟第一人。山眉鳳目英姿肖，春風秋水態凌
雲。只少卻容光奪目神威燦，更難描秀色無雙耀眼明！已覺得乾坤玉貌無人
並，猶恨他圖中人尙欠眞身。一任他畫師從有傳神筆，難畫千秋蓋世英。遺像
尙留終古恨，皈依瞻仰到而今。圖成喜殺諸民望，一一流傳奉寫眞。贏得個家
家供奉長生位，戶戶焚香展至誠。後話休提言此日，無人不戴相公恩。循撫有

方言不盡，天高地厚荷恩深。忍看旌旗離鎮去，這回悲倒萬千人！宛若奔天與
坼地，猶如落日痛西沉。可憐更有隨征將，互相悲慟慘難禁。哭得個愁雲四起
天昏暗，斷續聲兼嗚咽聲。弄得個鍾情主帥情無限，惜別依依淚滿襟。強抑悲
懷猶勸慰，良言更撫衆黎民。將軍父老忘歸路，送一程來又一程。元帥不容重
造次，盡皆揮退好前行。挽轡回首諸軍將，慘動英姿嘆失聲。從此一朝成永別，
馬蹄人跡杳無蹤。父老諸將猶悵望，形影不見感椎胸。

○此爲第五十八回之前半，實乃最悲痛之場面。

庚子國變彈詞①

李伯元②

取寶藏大搜宮殿

〔白〕話說各國聯軍，自從攻破北京之後，一面先去見了本國公使，一面派人打聽兩宮消息，誰知道已於二十一日早，已離了京城，向西巡幸。各國統帥無奈，只得將兵駐紮。各國兵丁，因為團匪倡亂，無故殺害多少洋人，心懷仇恨，意在報仇，雖有幾個恪遵將令，不敢過於恣肆，而所過之處，均不免大受夷傷。〔唱〕列邦總帥聚京城，且喜奇勛一旦成，只爲洋兵圖報復，因此上，破城搜掠不容情。八國聯軍破帝城，天朝禁闕屬他人，百官逃匿無人管，宮殿生塵燿燿

明竟把天壇來牧馬，忍將木主當炊薪！鑾儀殿上無人跡，但只聞臥榻之旁鼾睡聲！〔白〕卻說聯軍初入進城，知道北京爲帝王之都，自明迄今，數百年之藏聚，金銀寶貝，一定不少。況且此次因報仇而來，更不必講甚麼「仁義」二字，因之所過之處，如取如攜，儘意搜掠，不到幾日都已滿載而歸。〔唱〕都因拳禍結仇深，因此上，惹怒洋人恨不平。一鼓破城恣搶掠，官民無處可逃生。市塵賣買都難做，錢米俱歸異姓人。莫說居民遭毒甚，那堪搜刮到宮庭！……〔白〕卻說聯軍未曾進宮之前，外間傳進信息不好，又道是兩宮都已出狩，嚇得那些宮監彩娥人等，攀援莫及，呼籲無從，跳河自盡的，到處皆是，等到聯軍進來運取物件，早已是靜悄悄不見一人了。〔唱〕此行只爲報仇來，實指望，宮闕頓時化劫灰，一片人聲似鼎沸，內廷擺設任情摧。金銀盡入洋人手，寶器他邦都載回，寫到此間良不忍，一回載筆一徘徊！〔白〕當時聯軍來到大內，除却皇上所

居之宮，一毫未動，其餘一齊捆載而歸。〔唱〕一番搜掠不容情，那管他累代天家世守珍。璽綬尙教歸異姓，金錢一概付他人！天庾粟米供攜取，宮觀連付雲却塵。更有傷心一件事，鑾儀殿上駐雄兵。〔白〕經此一番搜掠，大內寶藏早已一掃而空，聯軍總統瓦德西遂乃移駐鑾儀殿上，以爲憩息之所，其餘各宮殿，都有洋兵把守。〔唱〕此番總算不虛行，喜煞東西列國兵，一切情形難縷述，并非疏略衍空文。當時見說尤加甚，道路傳言事事真，只爲事關宗國恥，因此上小臣載筆不多云。

○全書四十回，此爲第二十一回之一部分，中多刪節。

○李伯元（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名寶嘉，江蘇武進人，所著官場現形記爲最有名。

下卷 唱詞編

珍珠塔

周殊士◎

姪兒姑貧富抗顏拋至戚◎

卻說方卿走到陳府，但見挨挨擠擠，車馬盈門，走到門前，就有豪奴亂喝。
〔丑白〕呔！做舍个？〔小生白〕大叔，我是河南祥符縣方子文，與你家老爺乃是至戚，有名帖兒在此，相煩通報。〔丑白〕住朵！〔表白〕那人把方卿一看，心中一想，吾里夫人是河南人，他可是相府來的？你看這個人，勿像相門之種，弗要七

搭八搭，回頭伊去個好。〔丑白〕噲！朋友，對你說，我里老爺沒工夫，改日相見罷。

〔小生白〕我遠方而來，怎說改日相見。〔丑白〕我里老爺勿空來個，連仔我介沒工夫搭唔那處。得罪哉！得罪哉！〔小生白〕吓！我姑爺府中怎麼用不法家人，好生無禮。〔丑白〕噲！阿哥，爲啥勿搭里通報？〔付白〕哎！老弟，我在這裏好幾年哉，看看這個門簿上，從勿曾有河南方氏往來，况且這個人，勿像相府中出來個，西瓜樣個，裝式不好，近來個些江湖上人，背虎皮打杷多得勢，打聽老爺今日壽誕，軍軍的奔得來鬼打混，進去仔偷然牛頭不對馬嘴，個個未完，阿當得起，阿差個？〔丑白〕確煞老阿哥真正三片嫩姜，抵勿得一片老姜。〔付白〕噲說話，我里是老當，上勿上個，對唔說，難問個人是眞要眼睛裏放出鏡子來個噯。

〔丑白〕是個！是個！〔表白〕正在說時，王本走來了。〔末白〕兄弟們，什麼人在這裏喧嚷？〔丑白〕吓！阿爹，唔勿要管伊，有一個過路朋友，老得來口稱河南方府，

要望老爺，教我通報，我勿肯落，所以來朵吵鬧。〔末白〕爲何不與他通報。〔丑白〕看他衣衫藍縷，所以不便通報。〔末白〕咳！你們在門上，合把衣冠取人，真真太不經事，待我看來。〔雜白〕阿哥，爲舍了老王，直跳起來？〔丑白〕你阿曉得，老王也是河南人。〔雜白〕介未怪伊勿得，自古惺惺惜惺惺。〔丑白〕等伊去扳談，吾搭你去幹正經。〔表白〕且說王本問聲那個在此？〔小生白〕老人家，是我。〔末白〕原來是一位相公，請問相公尊姓大名，貴鄉何處？〔小生白〕老人家吓！〔唱〕你問我住何方，我今告與老年蒼。我家住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內太平莊。〔末白〕府上向居何業？〔小生唱〕先祖中堂方天爵，先君史部掌朝綱。〔末白〕阿呀！原來是一位公子，請問公子排行第幾？〔小生唱〕苦我軍傳孤獨郎。〔末白〕請問公子貴庚貴表？〔小生白〕我名卿，號子文。〔小生唱〕目下年庚一十九，已經入泮在宮牆。〔末白〕吓，原來是在庠的了，可喜。還要請問公子的乳

名。〔小生白〕老人家你太精細了，怎麼要問起我的乳名來？〔末白〕公子，有個緣故，一定要請教。〔小生白〕我乳名叫做金官。〔末白〕阿呀！如此說來是我小主人了。老奴該稱大爺，大爺可認得老奴了？〔小生白〕老人家，我初到此間，那裏認得！〔末白〕阿呀！大爺呀！我是陳府家奴僕，老奴就是王本。〔末唱〕跟隨姑小姐到襄陽。〔小生白〕吓！你就是王本。〔末白〕便是。〔小生白〕老夫人在家，也常說起的。如此說來，你就是我家的舊人了。〔末白〕正是，王本走上前來。〔表唱〕一把扯住官官手，老王到覺甚心傷。〔末白〕大爺，我記得那年，奉老爺之命。〔末唱〕送書回轉河南地，其時官官尚年幼，總角垂髻在學堂。一別忽經十數載，不料官官那樣長。小官呀，正是流光荏苒，渾如箭。怪不得，老奴兩鬢髮蒼蒼。大爺呀，太太堂前可安否？〔小生白〕老人家，〔唱〕我慈親目下幸安康。〔末白〕大爺呀！〔唱〕你一向家庭景况好？〔小生唱〕咳！提起家庭倍慘傷。田園產

業蕭條盡，書劍飄零走四方。〔末白〕咳！大爺。〔唱〕你今朝誰人作伴同來到？
〔小生白〕老王呀！說也惶恐，〔唱〕我單身獨自背行囊。

〔末白〕大爺，請這邊客房裏坐一坐。待我去稟知老爺，然後出來相請。〔小生白〕老人家就出來。〔末白〕自然。〔表白〕王本拿了帖子，直到廳上，見老爺陪着衆客在廳上看戲，王本走到老爺身邊，把老爺袍袖一扯，老爺早已理會，走到書房，便問何事。〔末白〕河南方大爺來了，有帖在此。〔淨白〕取過來。〔表白〕老爺把帖一看，寫着內姪方卿頓首拜。〔淨白〕妙哉！我正在此想他，難得他到來了，快請相見。〔末白〕是，曉得。〔淨白〕吓！王本，你怎麼欲行又止。〔末白〕老爺，只爲我家大爺，恐此時不便相見。〔淨白〕什麼緣故，想是生得貌醜不堪麼？〔末白〕老爺呀！非也。〔曲調〕〔唱〕若問官官貌，猶如潘宋顏。〔淨白〕既是潘安宋玉之貌，爲何不好相見？〔末白〕老爺呀！〔唱〕只爲衣服藍縷舊儒巾，看來

景况不堪形。〔淨白〕可有使者跟來？〔末唱〕並無使者後頭跟。路程遙遠，帶月披星，肩背行囊獨自行，登門恐被旁人哂。〔淨白〕咳！可憐呀！大舅呵！大舅。〔淨唱〕你身喪黃泉路，公郎如此貧。嘆忠良往往遭窮困，顛沛淒然及後人。〔淨白〕王本，你同了大爺，到後花園蘭雲堂先見了夫人，換了衣服，原打前門通報，然後進廳相見便了。〔末白〕老，老奴理會。〔表白〕王本走到客房。〔末白〕大爺，老奴稟過老爺，請大爺到後花園中，先見夫人。〔小生白〕吓！先見夫人，妙極妙極。

〔末白〕如此大爺這裏來。〔小生白〕那裏去。〔末白〕這裏來。〔小生白〕唔！老人家，難道我這裏去不得麼？〔末白〕大爺，不是走不得，有個緣故，且這裏走罷。〔小生白〕咦！好奇怪。〔小生唱〕聽言語，好心惑，緣何不走儀門走小門？我程途遙遠前來，未知姑爹怎樣情。〔小生白〕待我試探老王，便知明白，老人家。

〔唱〕此間老爹待你如何樣？〔末白〕大爺，老爺待老奴最好的。〔唱〕感蒙厚待莫酬恩。〔小生唱〕如此說，原來到新東好。〔末白〕新主雖好。〔末唱〕老奴是安敢忘恩舊主人。〔小生白〕雖得你好心，在此可思鄉否？〔末白〕怎不思鄉！

〔末唱〕雖則安身到處可，誰人不念故園深。〔末白〕大爺，此間是後花園了，請進去。〔小生白〕我卻不認得。〔末白〕老奴引導，穿出桃源洞，又過荔枝街，這裏是曉霞堂了，請堂上坐一坐，待老奴稟知夫人，再請相見。〔小生白〕我就出來。

〔末白〕曉得。〔表白〕王本直至堂樓下面。〔末白〕姐姐們有麼？〔花旦白〕阿呀！王伯伯來了。〔末白〕紅雲姐，你去稟知夫人，說河南方大爺到了。老爺吩咐，請大爺到蘭雲堂先見夫人，用了點心，換了衣服，原打前門到廳相見。〔花旦白〕咦！是介了。王伯伯，這個方大爺那間來噪啥場化？〔末白〕現在曉霞堂上。〔花旦白〕讓我去看看伊看，是那介個方大爺。〔表白〕紅雲走到外邊一看，

〔花旦白〕阿呀！要死吓！即忙走來對王本道：〔花旦白〕王伯伯，外頭像化緣的
道士介一個就是方公子？〔末白〕正是。〔花旦白〕阿呀！我常聽見夫人說，河南
方相府，坑缸板是紫檀木的，那間看起來勿像個。〔末白〕唔！胡說，快些進去通
報。〔表白〕再說王本回到曉霞堂說道：〔末白〕大爺，老奴已着了環通報夫人
去了，未免姑姪相逢，還有一番耽擱，老奴外面有事，少頃進來伺候罷。〔小生
白〕你去便了。〔表唱〕慢云老僕身出外，紅雲通報老夫人。〔表白〕紅雲走到
裏邊低低說道：〔花旦白〕太太河南方大爺到哉。〔表白〕夫人聽說方大爺到
了，一句，登時面皮失色，站起身來走到無人之所便問。〔老旦白〕紅雲你那裏
曉得。〔花旦白〕太太，老爺分付王伯伯，領大爺到蘭雲堂，見仔夫人，吃仔點心，
換仔衣服，原打前門進去，相見老爺。〔表白〕夫人聽得，更加氣悶，心裏一想，一
定窮到不堪，所以如此。但是夫人向來最要體面，他就故意在了頭面前說的

好看話。〔老旦白〕吓！方大爺今日到此，必定與老爺賀壽來的。〔花旦白〕紅雲接口說，唔！勿像。〔老旦白〕怎麼不像？你可看見方大爺怎生模樣？〔花旦白〕方大爺到像成仔仙個嘍。〔老旦白〕怎生打扮？〔花旦白〕丫頭不敢說，夫人去看。〔老旦白〕你且講來。〔花旦白〕夫人呀！看起來介個大爺。〔唱〕一點勿像個尙書後，狀貌寒酸像個苦命人。身穿一件退色銀紅襖，前後磨穿舊絹拚。半舊藍衫肩上破，焦黃一頂舊方巾。〔表唱〕那丫頭輕輕出口千斤重，誰知氣壞夫人八九分。聞言語，面青青，半嚮無言難出聲。〔老旦唱〕咳！天呀！我方門造孽何深重，身遭慘戮尙嫌輕。家破人亡田產盡，後代還留這不肖的孫。你在家貧苦誰知道，還要來到襄陽出醜名。你平日來時還猶可，偏偏今日到門庭。適當家中逢喜慶，畫堂坐滿衆嘉賓。倘被他們見你寒酸態，豈不削盡我面皮門。〔老旦白〕不要說別個，就是這丫頭。〔唱〕尙且被他來嘲笑，叫我怎在陳府再作

人咳！天呀！你就方便我姑娘也罷了。何苦的，還要千里迢迢來辱我的身？夫人雖則心中悶，面上不形怨恨容，勉強開口把紅雲叫，〔老旦白〕紅雲，你去請方大爺進來相見。〔花旦白〕曉得。〔表唱〕丫頭奉命請書生。〔花旦白〕方大爺，夫人請你進去相見。〔小生白〕是，來了，多謝姐姐，與我拿了這行李。〔花旦白〕這個就是方大爺的行李？〔小生白〕正是。〔唱〕我的行李替我拿。〔花旦白〕呵！我替你拿末哉。〔小生白〕有勞姐姐費手。〔花旦白〕阿唷！啥話。棒槌能介點我拿得動個。〔小生白〕唔！好難聽。〔花旦白〕吓！大爺請。〔小生白〕姐姐，我不認得的，你先走。〔花旦白〕介末方大爺這裏來。

〔耍孩兒〕〔表唱〕小紅雲，上前行，方子文，後面跟。灣灣曲曲來行進，但見，蘭雲堂三字名人筆，畫棟雕樑不染塵，堂前擺設難細述，方子文，呆呆坐定，小紅雲去報夫人。〔花旦白〕夫人，方大爺請拉朵蘭雲堂下哉。〔老旦白〕如此隨我

來。〔表唱〕你道夫人何等樣？他原是宰相之女千金體，生來玉貌似天成。雖則年交四十九，他是受用的人，白髮全然沒半根。兩髮如雲光燦燦，金珠燦爛滿頭珍。霓裳繡襖穿來慣，外罩披風燕尾青。弓鞋三寸元青色，穩步輕移不染塵。像容體態多端正，畢竟是官宦之家有福人。行來已到屏門首，丫頭通報大爺聞。〔花旦白〕大爺，夫人出來哉。〔表唱〕方卿椅內穩身起，上前相見甚殷勤。〔小生白〕姑母在上，姪兒拜見。〔老旦白〕姪兒少禮，請坐。〔小生白〕姑母在上，姪兒不敢坐。〔老旦白〕那有不坐之理！〔小生白〕如此告坐了，姑母大人一向納福？姪兒只因南北睽違，不能常來問候，多多有罪。〔老旦白〕說那裏話，雲樹懷思，彼此皆然。〔小生白〕姑母，吾母親在家說。〔唱〕自從別後幾多年，老母家庭常掛牽。今朝特遣姪兒到，叫多多致意問平安。〔老旦白〕承你令堂的好意，我做姑娘的，〔唱〕望風懷想言難盡，卻不道，兩處哀腸總一般。〔小生白〕多謝

姑娘掛念。〔唱〕念姪兒掛念前來候，覺得素手空拳甚歉然。〔老旦白〕姪兒呀！自己骨肉來相見，說什麼，素手空拳客套言。問你老費在家康健否？〔小生白〕姑娘呀！老母康然靠上天。〔老旦白〕你近來可曾把詩書讀？〔小生唱〕家貧只讀聖賢編。我是，陋巷簞瓢甘淡泊，蒙娘教子已三冬。〔老旦白〕怎麼說陋巷簞瓢？〔唱〕你目下家中何景况？〔小生唱〕咳！提起家中實可憐。鼠耗之糧常欠缺，窮來紫燕不窺簾。炊無升米難爲食，落得廚灶堆塵冷爨烟。〔老旦白〕不要說了。〔唱〕你既然這樣家貧，何苦的還要遠程途往返費盤纏？〔小生白〕姑母，說這費盤纏二字，想是怪姪兒來的不是了。〔老旦白〕有什麼來的不是，但既然這樣貧苦，就在家裏訓訓蒙，坐個館，將就度日也罷。今奔走遠方，盤纏多用，豈不累娘親益發受苦？况且你娘親曉得我姑娘性子的，一向最愛冠冕爭氣，我在這裏說得自己河南相府錦上添花。〔老旦唱〕我說你百般富貴言難盡，一

向是，把你方家窮氣瞞。〔小生白〕姑娘呀！〔唱〕別件都可支吾過，這窮苦，如何瞞得一般情。自古常言說得好，從來窮字最難瞞。〔老旦白〕窮雖瞞不過，但大寇可以禦強暴，既已出門，不比在家，也宜略加修飾！你這般打扮。〔唱〕似乎失了尙書體面。〔老旦白〕被我陳氏門中見了。〔唱〕只道我，平時誇富皆虛言。偷被他們說幾句，豈不使我姑娘有汗顏。〔表唱〕那方生聽得汗顏兩個字，臉上一紅紅至兩眉尖。〔小生白〕阿，姑母，如此說來，無非笑我姪兒窮了。〔老旦白〕我和你至親骨肉，那個來笑你窮！只是你這般模樣，今日前來，未免陳氏門中少見多怪，他們指指搨搨，叫我面上豈不難看！〔小生白〕姑娘呀！你若笑我窮，姪兒自當忍受；若陳姓門中，笑我姓方的窮，姪兒卻有可答。〔老旦白〕阿，姪兒，拿甚麼言語答他呢？〔小生白〕啫！姑母，若說你陳氏門中，笑我姓方的窮，當時姑爹就不該入贅，到可……〔老旦白〕可什麼，可什麼？阿呀！年紀輕輕，說

話這般無禮，你到曉得當初姑爺怎麼樣入贅不入贅的。〔小生白〕是，姑母，姪兒一時失言，無禮犯上，姪兒知罪告辭了。〔老旦白〕你把告辭二字來曉我，先看你，生得了這樣好性子。〔小生白〕咳！姑娘，姪兒焉敢使性，但這個立志是有。〔小生唱〕自問鰲魚淺水遊，誰將涸轍濟河侯。姑娘呀！你看我衣衫藍縷身狼狽，可曉得，縵袍不恥並狐裘。經天緯地胸中蘊，繡虎文光燭斗牛。一條玉帶圓還缺，萬粒明珠散復收。諒來此處無魚釣，收捲絲綸別下鈎。〔小生白〕姑娘，姪兒去了。〔老旦白〕且慢，你既爲窮而來，自然要借貸些，何以去得如此之急。〔小生白〕姪兒甯可向別處借貸，決不受這陳府的財帛。〔老旦白〕阿呀！你出言太狂了。我看先人面上，你就不借貸，也要付你些路費，免得流落他鄉。〔小生白〕多謝，多謝，不消姑娘破鈔。〔老旦白〕既然要去，吃了飯去。〔小生白〕姪兒肚中不饑，一概不消了。〔老旦白〕好！有志氣，你去，你去。〔小生白〕姑母，姪兒

去便去了，但還有句話卻要講明的。〔老旦白〕有甚說話就講。〔小生白〕姪兒是今朝，〔唱〕奉母命，到府來，只爲親情不爲財。但是我，娘親待你情非薄。〔老旦白〕住了，你娘親待我什麼好處，你曉得？〔小生白〕姪兒是不曉得。〔唱〕我母時常提起來，前事萬般言不盡，這叫做，話不投機且撇開。此來應受他的辱，俗語道得好，窮人切莫到富家來。若是他年還再到，除非有日步金塔。〔老旦白〕好好，好，志氣大，口氣又大，這下叫我也但願你如此。〔老旦白〕但是你，少年人必須心應口，我專望，泥金捷報位三台。但不曉，憑空那個拿雲手，把你福薄書生擡一抬。〔小生白〕哼！論不得。〔老旦白〕既如此，紅雲大爺動了氣了，你送大爺出去。〔花旦白〕吓！介末大爺走罷，勿要來里鬧熱哉。

〔表唱〕紅雲前面拿行李，後面是，怒氣填胸方秀才。〔小生白〕咳！豈有此理！〔唱〕姑娘尚且輕相待，門上的家人待我正應該。母親吓，早知如此光利景，何

必千山萬水來。正是想到不堪回首處，淚珠點點滴下來。旦白紅雲送到回廊下，也來輕慢小書獃。花旦白大爺，走罷，那點行李自家拿仔去，路上小心點，看儂臉上定要撞着強盜哩。小生白好胡說！花旦白介未弗送哉。小生白不勞你送。表唱紅雲是，交還行李忙回轉。方生是，獨行要路步徘徊。

○周殊士實爲改訂之人。同治刻本卽爲周編。周本以前，有嘉慶十四年吟餘閣刊本，題俞正峯編次；又有道光二年周士珠陸士珍編評本。嘉道本僕作陳宣，不作王本，且無婢紅雲，亦無劫塔、追塔、當塔、認塔、哭塔、造塔等情事。僅云方卿在舉府命書僕畢，送銀及珠塔至河南，與其母畢，僅在途嫖院，金盡，冒充方卿，向九江韓知府告貸，將珠塔留在韓處。後韓老夫，人將塔送至陳宅，故無邱六喬劫塔事。詳見凌景埏珍珠塔各本異同考。

○節目第二回。

大盜無心當切珍○

〔油臉引〕自幼生來胆氣雄，殺人放火去行兇。有人問我的名和姓，江湖大盜綽號小旋風。〔油臉白〕俺邱六喬，自從劫了珍珠塔，滿心歡喜，誰想走上街頭，聽見兩個公人說是軍門畢大老爺的親戚，在黑松林被盜劫去寶塔，差人坐在府太爺衙內，急等拏獲兇身，追究原物，阿哈！我聞言嚇得魂飛魄散，只得帶了珠塔，連夜奔逃，一路行來，好不擔憂也！〔鬪鶴鶉〕〔唱〕俺此番跋涉倥傯，歷近了風霜種種。每日裏肩背行囊，走遍那水複山重。虧得俺有隨身本事，一路把盤纏弄。俺想出門時阿，聽官街捉盜拏兇，累得俺擔驚受恐。倘被他追擒盤獲，豈不要索縛牢籠。怎能夠學飄萍南北西東。正是雕籠飛彩鳳，金鎖走蛟龍。〔白〕我還是去年冬底，出得門來，不想倏忽之間，又是三春時候了。你看桃紅綠柳，水碧山青，好一派景致也。〔石榴花〕〔唱〕俺一見桃花爛熳李花姣，走不盡那幽景共荒郊，又見那僧歸野寺，人渡危橋，烟林內竹籟鬪松濤。只聽得

哭淘淘，誰家祭掃在山坳。高高下下飛，片片花飄。見一個風箏兒，見一個風箏兒，曳長線懸掛碧霄。近聽市聲響，已到襄陽了。〔白〕你看前邊樓臺層疊，想必就是襄陽城了。但是腹中又飢，口中又渴，這便怎處？〔混江龍〕〔唱〕遙望着酒旗兒飄，一定是岳陽樓上賣香醪。好叫俺口燥唇焦，愈覺得心頭火燒。那管他三白共燒刀，俺只要吃得醉淘淘。賽過那玉液瓊膏，去訪那蓬萊仙島。〔白〕一路行來，已到店家門首，呔！酒保那里？〔丑白〕來哉！來哉！酒酒酒，有有有。除除除，走走走。阿唷！好怕面孔，嚇煞來里哉。〔油臉白〕你不要害怕咱，自天生的這副相貌。〔丑白〕吓！天生個副強盜相。〔油臉白〕呸！將軍相，拿酒來。〔丑白〕來哉！來哉！〔油臉白〕待咱一嘗這酒，淡。〔丑白〕淡末加鹽。〔油臉白〕你店中可有上等的燒刀？〔丑白〕上陣的腰刀無得。〔油臉白〕呔！可有那個燒酒？〔丑白〕燒酒是有。〔油臉白〕快取來，快取來。〔丑白〕來哉！來哉，這箇燒刀如何？〔油臉白〕罷了。

可有下酒的東西？〔丑白〕有得多哩！糟嫩雞，醃肥鴨，炒青魚，薰黃雀，香而脆，甜
甘辣，蝦米拌韭菜，木耳燉鱉甲。〔油臉白〕都不用，你店中可有猪首？拿一個來。
〔丑白〕猪只有四隻脚，一個頭，心肝肚肺，大腸腰子，有了手沒就是妖怪哉。
〔油臉白〕嚶！你不懂猪首，就是猪頭，猪頭就是猪首。〔丑白〕吓！是哉，介末有我
去拿來。〔油臉白〕快取來。〔丑白〕客人猪頭來里。〔油臉白〕阿唷，妙吓！閃開。
〔絳都春〕〔油臉唱〕喜得俺心曠神怡，看了那酒又香，肉又肥，一霎時解渴充
飢，說不盡喉嚨爽利。真個是沽來酒，無盡期。吃得俺醉眼昏迷，溼透征衣。遍體
酥酥，披襟疊疊。好一個岳陽樓上神仙地，好一是沈香亭北脫靴時。好一似花
和尚倒在半山亭裏，好一似劉唐夜走醉如泥。說什麼瞞心昧己，說什麼天道
難欺。喜俺跳出是和非，憑他是地網天羅，難拘我崑崙力氣。〔油臉白〕况且久
戀他鄉，終非了局，俺若得珍珠塔變賣呵！〔唱〕那時節旋歸故里，團圓夫妻，仍

舊去打家劫貨，江湖上面尋生意，〔油臉白〕呸，酒保那里！〔丑白〕來哉！阿是會鈔，一共五錢四分，〔油臉白〕酒保，俺沒有銀錢在此，寫在帳上，〔丑白〕吓！客人，小店裏儘勿賒個噓。〔油臉白〕你不用忙，自然還你，我有一隻箱子，一個被囊，且押在此。〔丑白〕介沒好極哉。〔油臉白〕問你這里可有大當舖？〔丑白〕小當舖多，大當舖只有一家，在城中紫石街前，陳百萬家。〔油臉白〕有多少路？〔丑白〕進城一直往東，轉灣過橋去，勿遠哉。〔油臉白〕你這里叫甚店名？〔丑白〕我主有名的毛家敝商館。〔油臉白〕如此我去已。〔丑白〕就來吓。〔油臉白〕嘎！〔尾聲〕〔唱〕急忙忙，步來移，街坊認不出路高低，咳！一聽把那當塔情由說個真詳細。

〔表白〕卻說邱六喬在酒店，吃了一飽，只因腰內囊空，權將寶物典當，你看他走出來，怎生模樣？〔梆子腔〕〔唱〕往長街，疾如飛，長氈帽歪斜半邊髮際，布

衫兒，肩上披面青青，戴着一團殺氣。口角邊涎沫淋漓，腳歪斜，路又蹺蹊橫衝直撞人迴避。〔油臉白〕呔！咱要到城中紫石街前，那里去的。〔雜唱〕噲！好兇噯！〔油臉白〕咳！咱問紫石街路的。〔雜白〕介末勿遠哉，一直望東過橋便是哉。〔前腔〕〔表唱〕見他形真奇異，小孩子，嚇得膽戰魂飛。老頭兒，被酒氣，吹落在塵埃地。婦女們快把門關閉，胆小的向別路奔馳。好事的隨着他看個高低，不多時早到了官家門第。〔油臉白〕一路行來，已到陳家當門，邱六喬抬頭一看。〔唱〕但見陳府上，好軒昂，一帶磚牆覺甚長。巷門寨柵多堅固，更兼守夜有人防。打從來巷行將去，周圍密密有垂楊。只見寫就洋青大當字，招牌懸挂在街坊。進來天井真廣闊，石板平鋪鏡面光。東西對面廂廊內，盡是倉廩大棧房。存仁典當真鄉宦，告示層層貼粉牆。多少人家拿物至，擁擁擠擠鬧嚷嚷。〔表白〕邱六喬走到櫃上，把手一分。〔油臉白〕呔！閃開。〔衆白〕兩旁人多滾倒在地。

〔衆白〕阿唷唷！做啥！做啥！個個大老官，指甲兇得緊。〔油臉白〕得罪了。〔表白〕有人說道，他是醉漢，讓他罷了。那邱六喬高聲大叫。〔油臉白〕掌櫃的。〔丑白〕做啥？〔油臉白〕你當中有銀子沒有。〔丑白〕呸！唔要當幾萬兩？一件布衫值不得幾個銅錢。〔油臉白〕我另有寶貨，把與你看，就在腰邊取出珍珠塔，放在櫃上，說道：拿去瞧。〔衆白〕那朝奉接在手中，但見一個小小紅包袱，解開一看，原來是珠子穿好的寶貝，不知價值多少，就拿到裏面，大總管萬六爺，看個仔細。〔外白〕好東西，去問他要當多少銀子？朝奉就走出來問，要當幾何銀子。邱六喬把手一樣。〔丑白〕幾何？〔油臉白〕你看值多少當多少。朝奉到裏邊，說他把手指一樣，又說值多少當多少。〔外白〕什麼樣人？〔衆白〕看來弗像正路人，到像邪路上貨。那萬六爺自己走到外邊，就問你要當多少？邱六喬就說看准寶貨，值多少當多少。〔外白〕我們不問你買，不必講價。〔油臉白〕既不識貨，開什

麼當。(外白)胡說,我這里不當,還他去。(油臉白)咱偏要當。(外白)實對你說,我這里不當來歷不明之貨。(油臉白)放你因娘的屁,什麼來歷不明。呸!(表白)櫃上一面算盤,早已飛進,打在小朝奉身上。(丑白)阿呀!反了,反了,打打打!(急口令)(表唱)有個後生林小一,年紀約有廿六七,最喜尋相打,一向誇張有氣力,曾經試本事,大門燈籠纔打畢,無明火,弗肯息,就把衣裳撇,要顯區區能便捷,不覺飛身來跳出,磨拳擦掌打起來,邱六喬將身側一側,尙未相交先吃跌,看那林小一,紅又紅來青又青,額破腦流歪了鼻,阿呀呀!反哉真反哉,合當舖,人有二三十,大家冒火星,衆口一齊喝,打殺這個野蠻賊,人命官司我承吃,那時惱了拳師玉老七,綽號名爲鐵頭鐵,真結實,恨不把邱六喬,大嚼大嚼一口吃,照准他脇肋,就用飛脚踢,被六喬輕輕按住向外擲,擲去一丈二三尺,偏偏擲在陽泥溝,四脚朝天當作鷺,衆人盡吐舌。(衆白)阿呀!了不得。

〔唱〕何處而來天撒潑，打個個天昏地黑，快點去對老爺說。

〔表白〕那時打得落花流水，小郎進去，告訴老爺，那老爺與買辦算日用賬，買了素菜，便問何人吃齋，買辦說：夫人到武當山去進香，分付小姐在家吃素。正在說時，只見小郎氣呼呼走來說道：〔丑白〕老爺不好了！外邊打得雪片，直要打進裏面來了。〔淨白〕爲了何事？〔丑白〕不想有個外邊人，力如霸王，狀如劉唐，長比金剛，惡比豺狼，吃得大醉，大發猖狂。一進門就來尋事。〔淨白〕怎樣尋事？〔丑白〕他拿了一座珠塔，不知要當多少，口不說明，只管亂指，萬六爺不理他，他便飛進櫃來，動手就打，林一官玉老七都被他打得嘴青鼻腫，頭破血淋。〔淨白〕豈有此理，總是你們生事，既有珠塔，可取來我看。〔丑白〕是。〔表唱〕小郎奉命去如飛，老爺聽說把頭低。〔淨白〕呔！常言買賣須和氣，他們是慣與人爭惹是非，每每的，孤假虎威誠可恨，想不到，虎落平陽被犬欺。真個是，強中

自有強中手，得便宜處失便宜。老爺正在心頭悶，但見小郎走進喜孜孜。（丑白）老爺，珠塔在此。（淨白）拿來我看，老爺接在手中，看了詳細。（淨唱）心中想，甚希奇，再不想，世間也有此貴東西。我家有個珍珠塔，看來一點不差池。難道，二式生成原一樣，難道，匠人做手沒高低！此寶若能歸於我，將來配合正相宜。（白）不要管他，待我進去。（唱）取出家中所有物，果然比較相同即買之。（表白）老爺袖了珠塔，（唱）連忙跨進蘭閨內，再說小姐是在那里，銀針金線繡花枝。（貼旦白）采苹叫聲小姐，老爺來了。（表唱）小姐上前道萬福，老爺開口有言辭。（淨白）我兒，當初交付你的珍珠塔，在那裏，快取出來！要緊，要緊。（旦唱）千金聽，頓驚呆，爲甚今朝提起來。此物已歸方表弟，作何搪塞費安排。急得個，主見毫無難回答，面如土色託香腮。虧了旁邊伶俐女，采苹急智把言推。（貼旦白）小姐，我記得珠塔是夫人拿去了。（淨白）幾時拿去了？（貼旦白）是

去年〔淨白〕既如此，你快到母親房中，取來我看。〔旦白〕爹爹吓！〔唱〕母親是出門，各處多封鎖，女兒不便將他箱子開。〔旦白〕爹爹，此塔一向看熟的，爲何今朝要看，這等着急？〔淨白〕兒吓！說也奇怪，方纔當內，小郎進來說，有外方人，拿一座珍珠塔，要當銀兩，朝奉們不十分保他，他就相打起來。小郎報與我知道，是我叫他取進。一看竟與我家所有彷彿一樣，所以要取出來。兩兩比較，果一樣。買他配對，豈不更好！〔旦白〕吓！那有此事，他的珠塔可在？〔淨白〕現在這里。〔表白〕老爺就向袖中取將出來，與小姐一看。〔表唱〕小姐聽，好心焦，當頭冷水一盆澆。面紅忽然翻黃色，魂也飛來胆也消。手捧胸膛難開口，幾乎落下淚珠拋。此刻采苹也覺慌張了，似醉如癡像木雕。兩人面面來相覷，眞個是黃連啞吃口難交。老爺見了渾驚駭，你們爲什麼這般着急好蹊蹺。〔貼旦白〕小姐吓！〔唱〕事到其間難瞞隱，不可含糊腹內包。眞賊旣現人何處，必定途中有

禍招。此時若不言明白，只怕書生性命決難逃。〔淨白〕你們說些甚麼？〔表白〕那時小姐〔表唱〕只得雙膝來跪下，把真情哭訴老年高。〔淨白〕揆其情來，這珠塔就是我家的了，快將實情講來。〔旦白〕爹爹吓！事到其間，女兒不得不說了。〔淨白〕快講，快講。〔旦白〕爹爹吓！〔西江月〕〔唱〕總是女兒該死，不宜瞞却雙親。客冬表弟到家庭，只爲萱堂執性。輕慢窮儒猶可，恐傷昔日親情。周全代母曲調停，敢負河南方姓？〔淨白〕你怎樣調停的呢？〔旦白〕爹爹，孩兒叫采苹，追到花園裏面。〔前腔〕〔唱〕再四款留不住，囊空怎走風塵。盤纏相送理該應，傲氣堅辭未領。即便心生一計，送伊茶食零星。他因微物受而行，珠塔包中暗贈。〔淨白〕你叫采苹拿去送把他的？〔旦白〕正是。〔淨白〕我問你，這珠塔向有紫檀匣子，可曾一同拿去？〔旦白〕爹爹，那時恐其不受，去了小匣，將繡袱包好拿去的。〔淨白〕什麼樣繡袱？〔旦白〕就是爹爹書房中包圖書的。〔淨白〕咳！你

今說明，我纔知道，雖是你一團好意，但女兒家輕舉妄動，究竟不該！〔旦白〕吓！爹爹，如今第一要追究珠塔是那里來的？〔淨白〕這個自然，兒吓！幸虧你那老不賢的母親不在家中，此言不可洩漏。但是要追珠塔，非過官府不可，我自有的道理。〔表白〕老爺站起身來，走到書房，便問小郎，那珠塔可有包的？〔丑白〕有紅繡袱小包。〔淨白〕取來我看，並請萬六爺，進來有話。〔丑白〕是。〔表白〕小郎去不多時，同萬六爺，帶進包袱，老爺一看，真賊已實，便道萬六哥，說也奇怪，那曉這珠塔就是我家之物。〔外白〕老先生何以見得？〔淨白〕你聽我道來。〔唱〕說起來，話也長，此物舍間一向藏。〔外白〕他如何來盜去的？〔淨唱〕並非家內來盜去，搶奪窮途在遠方。〔外白〕搶奪那一個？〔淨白〕去歲冬間，〔唱〕有個舍親前來到。〔外白〕是那個？〔淨白〕是河南內姪小方郎。只爲我賤內禮文末周到，他少年心性別姑娘。我曉得了，連忙追到南關外，九松亭相遇訴衷腸。曲意

苦留留不住，我就將女兒許配訂鸞鳳。送他盤費他堅却，只得相贈珍珠寶塔送歸鄉。今日吓，此物忽來真奇怪，必然途中遭劫事非常。況且此刻當中人一個，畢竟是強徒兇漢不馴良。難得他，偏到我家來典押，豈非天理甚昭彰！〔外白〕吓！老先生，這也奇怪。〔淨白〕萬六哥，你可出去，好言好語，哄騙着他，或留他吃酒，只說我要問他買，多少價值，只管加添，纏住他的身子，切不可放走了他。〔外白〕這個事容易。〔淨白〕快去。〔外白〕是。〔表白〕老爺一面分付家人王本，持帖到縣，并備細開明情節，要縣尊立刻出差，拿兇究審，自然要三拷六問的了。

〔唱〕且說那萬朝奉，把身回，走到當內，假話連篇說一回。〔外白〕你們休得囉唆，有話好好的講，何用動手，況他乃係遠方之人。〔唱〕休得將他來欺侮，你這位英雄，也休莽撞與胡爲。自古道，和氣之時財亦旺，何須如此怒如雷。况東

翁現在相理怨，得罪英雄理大虧。〔外白〕吓！英雄，方纔得罪之極。〔唱〕但看東人薄面龐，我如今，有話要與你商量。六喬聽說哈哈笑。〔油臉白〕哈哈，老朝奉。〔油臉唱〕你東人有甚言語與你講。〔外白〕吓！英雄請坐。〔油臉白〕有坐。〔外白〕分付看茶。〔表白〕小郎只得免強應一聲道，是衆朝奉都在那里，你談我講，爲何老爺如此看待甚好，甚爲不平。林小一說，真勿伏落。〔外唱〕我再談萬六把話講，請問英雄住那方？姓甚名誰何貴表？現居何業請談。〔油臉白〕你家又不招俺作女婿，怎麼要盤俺的根底。〔外白〕並非查問根底，不過請問大名，好讓老漢如雷灌耳。〔油臉白〕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邱六喬的便是。〔唱〕若問俺，住那方，却住黃州城外旁。因其窘迫無行業。〔表白〕正要說下去，連忙頓住了口，本要說做强盜的，因心中一驚，忽然止住了口。〔外白〕阿！英雄爲何欲言不語。〔油臉白〕老朝奉。〔唱〕俺只得飄流浪蕩在街坊。〔外白〕原來

如此〔表唱〕正在此間來話講，恰逢小使送茶湯。〔外白〕請用茶！〔油臉白〕請。
〔外白〕分付備酒。〔油臉白〕不消費心，俺們就要去的。〔外白〕什麼要緊，坐坐
談談。〔表唱〕雖云備酒却虛邀，不過是要使強人耽擱牢。邱六喬那曉琴中曲，
意圖舖餽飲香醪。將身穩坐金交椅，一盞香茶飲罷了。萬六爺叫英豪。〔外白〕
阿英雄。方纔這座珍珠寶塔。〔唱〕我東人見了喜心苗。〔油臉白〕吓！你東人也
喜歡咱的寶麼？〔外白〕果然好。〔唱〕真是世間罕有物，欲將銀兩買來永遠好
觀瞧。不知價值花銀幾百兩，說了之時，現兌紋銀當面交。〔油臉白〕呵呵呵！要
買咱的寶貝，但此物無價之寶，因俺急於等用，實銀三千兩罷。〔外白〕英雄吓！
太貴了，與你打個三折。〔油臉白〕多少？〔外白〕三三得九百兩。〔油臉白〕不賣。
〔外白〕既如此，湊個整數，再加一百兩如何？〔油臉白〕那有這許多的虛價，
〔外白〕既然不買，再添加二百兩，若還要添，吾也不要了。〔油臉白〕我想他已

經加到我一千二百兩，若是不賣，豈不錯過了，不如賣了吧。（油臉唱）邱六喬，便開言，叫聲朝奉老高年。價便今朝依了你，但要紋銀足兌細絲圓。（外白）那麼老漢的一九說合，是要派的噯！（表唱）正在此間來纏住，早來了民壯軍兵數十員，并同八名巡捕差人輩，一齊擁進存仁典當門。萬六爺是預先打照會，大家蜂湧上前行。人人手內拿軍器，無非是繩索饒鈎錘與鞭。邱六喬一見渾呆了，免不得輪拳趕向前。古說云，衆寡相持難抵敵，況且他赤手又空拳。兵丁個個如狼虎，聲聲吶喊振連連。（衆白）捉，捉，捉，捉強盜咧！不可放走了吓！（表唱）好一個英雄邱六喬，此時插翅也難逃，正所謂，殺命謀財無好報，到今朝，恢恢天網豈相饒。衆兵丁圍住了，登時拿住猛英豪。立刻繩穿與索綁，解進襄陽縣內交。

○節目第十回，第一段，幾近似傳奇之一齣。

登門竊笑狀元唱小調新腔①

〔白〕却說夫人，聞得方卿來了，就叫丫頭相請，原到蘭雲堂相見。丫頭領命，走到外邊，說大爺，夫人請你到蘭雲堂相見。〔生白〕便是，正要來見夫人。〔淨白〕賢婿，你一定要去見他，換了衣服去。〔生白〕不用換得，姪兒做此官，穿此服，素富貴，行乎富貴。〔淨白〕罷了，既如此，你手中東西放下了去。〔生白〕這是姪兒活命家伙，怎敢輕放，自古官不離印，〔貼白〕勿妨個，大爺拿仔進去罷哉。〔生白〕大人，姪兒進去了。〔表〕老爺一想：唔！此番進去，必要淘氣也罷。賢婿進去，老夫奉陪。〔生白〕如此大人請。〔表白〕老爺想一想，到底不好，又住了足。〔淨白〕賢婿先請，老夫隨後就來，丫環，伏侍姑爺進去。〔貼旦白〕嘎！姑爺請這里來。〔生唱〕方卿洋洋得意繞迴廊，緩步輕移過耳房。一路行來風景好，清風拂

拂送幽香。苔痕嫩綠堦沿滑，多少名花傍粉牆。滴水簷前聲細細，兩邊畫眉巧語舌如簧。欄杆十二紅光映，一帶玲瓏繞粉牆。〔貼旦白〕大爺這里來。〔生唱〕彎彎曲曲隨他去，已到蘭雲幽雅堂。〔貼旦白〕太太，姑爺來哉。〔唱〕丫頭通報姑爺到，外邊來了小方郎。夫人抬起頭來看，〔老旦白〕心中暗想說，唔！尤其體面了。〔唱〕方卿猶鞠躬施禮見姑娘。〔生白〕姑娘在上，不肖姪兒方卿拜見。〔老旦白〕阿呀！不敢當，不敢當，請坐。〔生白〕告坐了。〔唱〕方卿告坐在旁邊，故作寒酸口不言。眉頭緊鎖顛搖膝，十分做作假憂煎。夫人腹內沈吟想，看他窮乏勝從前。〔老旦白〕賢姪，你當初〔唱〕與我大鬧一場來分別，我只道你親長尊卑丟一邊。難得你還有娘姑情一面，忽降蓬門到舍間。當初看你志氣不凡多驕傲，目今是自然學問苦鑽研。〔老旦白〕這是你當初說的，〔唱〕視此功名如反掌，必然的早步金堦近帝顏。〔生唱〕方爺聽，把身偏，停捱半晌始開言。姑母，你

今不必來嘲笑。姪兒是八字生來顛倒顛。時運不濟惟怨命，不能爭氣有何言。幸而改業別圖爲活計，偷得浮生半日閑。〔老旦白〕改業別圖，難道你不讀書了？〔生白〕姑娘吓！〔唱〕雖然讀書爲上品，响道，除却詩書就命不全。〔老旦白〕除了讀書，所幹何事？〔生白〕喏！姑娘，你不看見我手中拿這件東西麼？〔老旦白〕便是這魚鼓簡板，要他何用？〔生白〕姑母吓，你不要看輕了這兩件東西，所用甚大哩。〔老旦白〕什麼所用甚大？到要請教。〔生白〕喏！這魚鼓一敲吓！〔唱〕可以題醒世間名利客。〔生白〕這簡板一敲吓！〔唱〕可以喚醒苦海夢中人。只爲天下無人知禮義。〔生白〕所以當初的張果老。〔唱〕就將這鼓板輕敲唱道情。我今偷取仙家術，雲游四海訪知音。〔老旦白〕阿呀！如此說來。〔唱〕你紫袍金帶全不愛，居然要，仙風道骨脫凡塵。〔老旦白〕既學會了道情，想必你唱得是。〔唱〕賽過那黃鶴樓中吹玉笛，梅花五月落江城。〔老旦白〕定有妙音，

必須請教。〔生白〕姑母愛，蒙台命，定當出醜。〔唱〕方卿正要手將魚鼓敲，那外邊，陳公急得魂胆消，連忙走得天井內，對着方卿把手搖，却被夫人來看見，〔老旦白〕阿呀！你令岳來了。〔唱〕他是但知有壻把妻拋。〔老旦白〕爲了你是，〔唱〕與他斷絕往來時已久。〔老旦白〕今朝爲了你尊客在此，〔唱〕特地前來慰寂寥。〔老旦白〕來得正好，大家來聽你令壻的妙音。〔唱〕陳公聽說通紅臉，羞慚無地縐眉梢。雖然大氣難發洩，默默低頭手挽腰。〔淨白〕賢壻，外邊去坐罷。〔老旦白〕什麼話，我正要請教妙音，怎麼說外邊去坐，不要你來打叉，賢姪！一定要請教的。〔生白〕是，姑母命唱。小姪遵命了。但是，唱得不好，姑母不可見怪。〔老旦白〕說那裏話，一定好的。那方卿把手中魚鼓簡板，勺咚咚，勺咚咚，敲起來了。〔唱〕方卿手內勺咚咚，再說一個采萍，氣倒在後屏風。〔貼旦白〕咳！〔唱〕老爺有意來喚你，你落得好落蓬時就落蓬。難道還不識夫人性，冤家何

故大裝風，如今却被上下來恥笑，叫小姐羞慚何地容。〔貼旦白〕恨不得走了出來，〔唱〕把你手內東西來奪下，上前掩住你喉嚨。采苹好不心頭氣，再說方卿歌聲宛轉興偏濃。〔耍孩兒〕想當初，有淮陰，名韓信，跨下人，幸逢漂母來全命。一飯之恩，王孫濟，拜將封侯位極尊，與劉滅項威名振，榮華後，不忘舊德報恩情，相謝千金。嘆人生，昔非今，那及得古時人，至親一飯多慳吝。倘然漂母生今日，餓殺王孫命不存。拜壇誰奉將軍令？親骨肉尙如仇寇，安望他陌路施仁。〔前腔〕想當初，有蘇秦，不第歸，哥嫂輕，家庭凌辱甘投井。懸梁刺股勤磨鍊，六國封侯天下聞，榮歸故里黃金印。到家門，登時唬壞一家人，匍匐蛇行。嘆人生，勢利心，見窮苦，忘了親。世間多是蘇秦嫂，只重錢財不重情，有眼無珠真低品。若遇着洛陽季子，羞煞那重富欺貧。〔生白〕咳！可歎，可歎。〔唱〕如今世事總模糊，患難誰扶親戚疎。獨有山東秦叔寶，珠簾高捲見親姑。〔表白〕再說陳公在

外邊聽了這道情，哈哈大笑，走進來說道：唱得好，唱得好，甚有意思。夫人大怒，開言就罵，啐！什麼有意思沒意思，阿唷！小畜生，〔老旦唱〕你是不好親口罵姑娘，借此彈詞道短長。既然說我是蘇秦嫂，你何不懸梁刺股把名揚。〔老旦白〕要想學韓信，〔唱〕你何不另尋漂母他方走，緣何仍到我門傍。又說山東秦叔寶，你何不也去，麒麟閣上伴君王。〔老旦白〕你如今不過會唱了道情，〔唱〕就把道情來罵我。〔老旦白〕若做了官，〔唱〕只怕要，把我剝骨揚灰恨不忘。〔生白〕姑母言重，言重，姪兒怎敢，不過依曲唱曲，姑母何必如此。況且姑母不是這等人。〔老旦白〕住了，你當初怎樣說的，不做官不到我家來，如今做子什麼官了。〔生白〕姪兒不肖，那時身不由主，也無可奈何。〔老旦白〕既然仍舊如此狼狽，你還來什麼，還來什麼？〔生白〕姑母，你責我生涯依舊，姪兒不肖，何敢分辨，若叫我不要來，這句話就說不去了。姪兒與姑母，究竟是至親，如今是一重

親添做兩重親了。〔唱〕既然在府上做東床，日日常來也不妨。難道女壻身狼
狠，可將姣女另求凰。姑母，你嫌我寒微甘忍受。〔生白〕你叫我不要來。〔唱〕除
非是真被強盜把人命傷。〔淨白〕是吓。〔唱〕陳公聽喜洋洋，你今日言詞甚大
方。那年別我原非計。〔白〕目今來了。〔唱〕自然在此守書囊，你乘龍定兆門闌
喜，決不道情過活闖街坊。况兼我女多賢德，不減當年一孟光。〔老旦白〕阿呀！
老殺才，你的女兒，是賢德的，你的妻子，就不賢惠的！你的女壻，要留住在家，
你的妻子，就不相聞問的。我問你當年。〔唱〕得中探花身及第，難道也把道情
一曲騙君王？〔老旦白〕你當初說過的。〔唱〕此子必然成大器。〔老旦白〕如今
他做了什麼官？將來只好。〔唱〕做個梨園子弟播宮商。〔老旦白〕我想你招了
唱道情的女壻，還是這等有興頭。〔淨白〕我許的女壻，定然不差，管你什麼，管
你什麼！〔老旦白〕哎！你今日又來惹事了。〔淨白〕你這樣的老乞婆，廉恥都沒

有的，那個還敢來惹你。〔老旦白〕阿呀！你護了女婿，罵我沒廉恥，今日拚了你罷，拚了你罷！〔生白〕二位大人請息怒罷！〔唱〕陳公掇起心頭火，磨拳擦掌勢難當。夫人正要將頭撞，來了蒼頭一老王。〔外白〕夫人請息怒，老爺使不得的。夫人吓！不要動氣，難得大爺到來，一樁喜事，爲何吵鬧起來？〔老旦白〕走！老狗才，什麼喜事，到是一樁禍事。〔外白〕是，老奴不敢多言，老爺同大爺外邊去罷。〔淨白〕賢婿外邊去座，不要理這老乞婆。〔唱〕爺爺餘氣滿胸懷，回了方爺走出來。夫人是，牙關緊閉聲聲恨，口中大罵怒盈腮。一場淘氣歸西院，從此牢門又不開。

○此爲第十八回之前半。

捧印○

〔生白〕姐姐，我老實對你說明白了罷，我此時不是昔日的方卿了！吓！〔生唱〕捐國學，赴科場，臚傳已中狀元郎。現居七省巡漕職，欽差按院抵襄陽，兼之奉着九重旨，賜我完姻入洞房。〔旦白〕爲何如此裝束！〔生唱〕故意喬妝來改扮，此來特地試姑娘。今在表姐跟前何敢戲，將情實告不荒唐。方卿說了一節話。〔外白〕那時王本也走近前。〔唱〕三人聽了喜非常。〔旦白〕表弟吓！吾見題名錄上，並無你的籍貫，却不是個疑團麼？〔生白〕姐姐，那題名錄上，第一名，南昌監生方定，就是河南方子文也。〔旦白〕吓！果然有此事。〔唱〕小姐還疑來做夢，王本也是，半疑半信費推詳，獨有采萍伶俐心明白，早看破，大爺氣概本軒昂。他到聽來如常事，荷包難貯狀元郎。〔外白〕那時王本就說，大爺老奴不信，既然高發，何以爲憑？〔生白〕吓！你們不信麼？待我拿件東西你看。〔唱〕輕輕取出懷中物，但見黃緞包成一小方。〔生白〕解開一看。〔唱〕見一個

光明燥爛黃金印，刻成篆字細圖章。千金一見方才信，暗暗心頭謝上蒼。王本是，手舞足蹈哈哈笑，驚疑又恐在黃梁。不信做官能容易，搖搖擺擺像顛狂。

○此亦第十八回之一節。

三笑姻緣

佚名

對字⊖

〔唱〕先生說罷一席話，華安聽了笑迷迷，老相公，阿，小人骨格是低微，怎好今朝答對聯。〔白〕伏望老相公寬洪度量恕無知。〔末白〕詩也續了，無妨對答。太師爺聽了滿心歡喜，却要試試華安的才學如何，便說，華安，恕你無罪便了。〔小生白〕如此，請老相公上聯。〔末白〕聽着：「雪壓竹枝頭着地。」解元一想，如今末要倒運了，這是老對，也來混你娘的賬，便說對就了。〔末白〕對來。〔小生白〕「風翻荷葉背朝天。」〔合白〕好好，阿，絕絕絕對。〔刁白〕假在行！倍朵

曉得舍個絕對！太師爺喝道：不許多言！〔末白〕華安官！〔小生白〕老相公！〔末白〕我還有一對。〔小生白〕請上聯。〔末白〕聽着：「雪塑觀音，一片冰心難救苦。」〔合白〕那那那末，雪家門裏來哉。〔刁白〕阿聽得！爺吩咐，不許多言。〔小生白〕小人對就了。〔末白〕對來！〔小生白〕「雨淋羅漢，兩行珠淚假慈悲。」這些多是老對，三歲孩童都知道的。〔外白〕小狗才，又來唐突老相公了。〔末白〕華安官，你要新的麼？聽着：「塔頂胡蘆，遍覆身軀遮白日。」〔小生白〕小人對就了！〔末白〕對來！〔小生白〕「城頭瑯堞，倒生牙齒吃青天。」

○此爲第十八回二會中之一節。

鬧堂○

〔唱〕枝山寫罷笑哈哈，寫一人家又一家。只見那雙扇牆門措黑漆，對聯無

字色硃砂。允明立定身軀看，他今又把筆來拿。〔付白〕周德，故一家做個舍個！〔德白〕俚呆一半讀書。〔付白〕還有一半呢？〔德白〕還有一半弄筆頭，管閒事，包打官司。徐子建杭州嚮當訟師，若有羅個得罪子徐相公，就有飛來橫禍，了當勿得！祝大爺讓過子罷。〔付白〕舍說話！如若讓過子末，只道我怕子徐子建哉！張子燈！〔唱〕好一個不怕風流的祝允明，便叫周德高高擎起燈。眉頭一皺，連忙寫，十二個大字兩邊分。〔白〕周德一看，只見上首寫「今年真好晦氣」，下首寫「全無財帛進門」。〔德白〕阿呀！祝大爺，你既然送對末，送俚兩句好口采末也罷哉！〔唱〕只兩句屯色頭，徐子建焉肯就干休！明朝必要來尋氣，小男代替大爺憂。〔付白〕勿番淘！如若怕里尋氣淘，讓我索性落一款來浪。姑蘇祝允明題贈寓清和坊周宦便是。〔唱〕落款方完擺擺搖，旁邊周德好心焦。久慕先生徐子建，又凶又狠又好刁。衙門出入人人怕，惹了他時不肯饒。今夜大

爺題此對，來朝必要氣來淘。鷄子焉能與石子碰，鼠蟲那敢惹狸貓。

却好徐子建同着一衆生員進來。〔唱〕大家都把眼睜睜，齊看枝山祝允明。果然是洞裏赤鍊蛇太毒，衆人不敢再開聲。〔白〕祝枝山叫聲子建兄，小弟從勿曾冒犯我兄，何以有此鈍色頭之語，請教說明白。如若小弟果真差子末，小弟陪罪末哉！〔淨白〕枝山兄，就是小弟大門上貼個幅無字對聯，極承大筆題贈。若個兩句好句語呢，自然小弟登門奉謝！〔付白〕介末拿出來看！徐子建就在袖中取出對聯，展開桌上。枝山把手招招說：老師，衆位來來來。大家衆目共見，誰是誰差！〔唱〕老師衆位多走過，團團圍住看春聯。〔白〕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老師未及開言，一衆生員齊聲說道：祝先生差哉，祝先生差哉！〔末白〕哈哈，只却秋元公差了。〔付白〕若說老爺，我祝枝山差之，子建兄阿

敢替小弟賭介一百兩銀子。若還當真小弟差子呢，奉送白銀一百兩，毫釐勿少。徐子建一想，此理憑他不過，非爲好漢。贏介一百兩銀子，還可以去買東西吃，也是好介。便說：枝山兄，偷然輸子，勿要賴個！〔付白〕正經人個說話，豈可番變。偷然子建兄，賴子呢？〔淨白〕小弟出言如山，些些小事，豈有悔賴之理。若不然，衆朋友來裏，同老師做個見證如何？〔付白〕極可使得，列公如何？同聲說道：愿做見證。周二爺一想，只個東道，豈有不輸之理。徐子建就叫祝兄，請教舍上頭勿差？〔付白〕子建兄若講對聯呢，也有四六句，也有三七句，子建兄個念法勿連牽，所以說差也！然而我想，一點點也勿差個。〔淨白〕請教舍個勿差？〔付白〕啫，啫，「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舍上頭差子呢？徐兄動個宗瞎氣吓！〔唱〕衆人聽說盡呆呆，默默無言口不開。文賓暗暗心權喜，急煞旁邊徐秀才。〔淨白〕枝山兄，若還說個對聯，有子上聯，必有下聯，那個算子上聯，無得

下聯哉！〔付白〕小弟原勿算對聯個。〔淨白〕算舍呢？〔付白〕小弟看見我兄門上貼個兩張無字紅紙頭，就寫介兩句好口采奉送徐兄。徐兄當做子對聯念子破句末，自然差哉。〔唱〕久聞兄有大高才，爲什麼破句今朝念出來？算來小弟無差處，今日徐兄要破財。此時子建如天打，面漲通紅無落台。教諭不言心內想，真真束手頓然呆；一衆生員不多講，文賓含笑把口來開。〔生白〕阿，徐兄自古君子一諾千金。既賭了一百兩銀子，待衆人尙在，祝枝山說舍個故宗窮凶極惡！正經人說話，共見共聞，自然拿出來個。徐子建一想，學生慣要尋別人個差處個，再勿道今朝被祝枝山尋子去哉。〔唱〕我若今朝會了鈔，豈不被人批點姓徐羞？硬了頭皮開口說，若言銀子未曾拿。〔付白〕噯，噯，子建兄莫非此言要賴乎？徐子建一想，我白要人財，如若今日賴子他的銀子，不能服衆了。便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讓我居去，打發小男送來末哉。〔付白〕勿是介個。子

建兄有勞列位到此評理，如若小弟理差，也當場出醜。子建兄乃貴人多忙事，少停衆人散了，我兄回府，又要辦別樣事體哉。個點點小事體，決勿帶在心上。子建兄若勿送來，無擺佈，新年新歲上門取討，到勿如現面送子，有何不可。子建兄，悟道我個說話阿差？〔唱〕子建聽說好羞慚，暗想今朝已倒翻。一郡之人多服我，今朝輸與祝枝山。立即要銀無可奈，只得與學官借了來送還。

○本篇前半節自第二十八回除夕，後半節自第三十一回鬧堂。此實爲民間相傳之故事，由說書人穿插於此，即作爲祝枝山之盛業矣。

合同○

〔雜白〕文兄舊年設帳來，朵羅裏？〔付白〕小弟來朵臨平。〔丑白〕東家待佢那光景？〔付白〕好是好個，單差儉樸太過，虧勿盡三章約法，介了過子一年。

〔丑白〕舍解說呢？〔付白〕小弟說道：東翁，悟是做人家個，吃局不可太豐。今日爲始，先行立定合同憑據，以便各無他說。上寫着：「無魚肉亦可，無酒飯亦可，無銀錢亦可。」如有違者，照例議罰。東家聽子，快活異常，賓主各執一紙。羅裏曉得到子第四日，吃青龍白虎哉！我說道：言猶在耳，君豈忘之？東家說道：我要好洛，直到今朝第四日吃豆腐個。我說道：有文書何須開口！請看合同憑據末是哉。東家拿出來，照前一念。我說：東家念子破句哉！「無魚，肉亦可；」無得魚吃末，吃肉也使得個。依東翁一直洛禿念下去末，我先生個東脩落子赦款哉！東家俯首無詞，日日吃葷，到吃了一個寫意哉！

○此爲第三十回邀儒之一節，原亦民間故事。

義妖傳

陳遇乾^①

成衣^②

這一天娘娘房中空閒無事。咳，不免與孩兒做幾套衣服，待他長大起來好穿，也見我做娘的手迹。開了箱子，拿出綾羅裁剪，自一歲上邊做起，做到七歲上，共成七套衣服。無非要官官大起來，見見里個手迹。不然叫裁縫做子一樣個。那娘娘是〔唱〕開箱即便取綾羅，裁剪原將單子舖。穿針引線從頭做，長短短短有規模。縫了衣裳還做褲，不停玉指費心窩。原算娘娘神手段，做就天衣縫也無。急忙又做鞋和襪，細密針挑沒有粗。鞋圈上原把花繡好，完成約有十

雙多件件般般周備好，娘娘是抱了官官親口叫，兒吓幼時衣服都成就，你做娘的今日費功夫。且做到你七歲來上學，四季身穿那一件無。兒吓你長成須賴姑母扶。想姑娘，情義多，決不至凌辱親兒，忘卻奴。他年自有頭角崢嶸日，那時好放我心窩。咳，你是個未知人事的初生子，我就衷腸訴盡總模糊。匆匆便取衣收拾，一對皮箱滿滿舖。

○陳遇乾乃改編者，非最初之創作者，其地位與小說家中之馮夢龍同。

○此為義妖傳第四十回中最主要之一節。娘娘即白蛇，為其子許夢蛟裁衣也。

見父○

〔白〕貧僧法號道宗，俗字許仙。〔唱〕別了賢妻白素貞。歸家不願居塵世，剪髮拋家出了門。〔白〕那時我就在雲棲披剃出家。後來雲遊在外，在此金山，

〔唱〕甘心恪守如來教，不貪富貴愿清貧。〔白〕法海禪師彼時還說十九年來，必當貴子相逢。他教我，〔唱〕莫把天機來洩漏，故此時時存在心。〔白〕想我那年出門的時節，夢蛟孩兒，只得滿月。〔唱〕妻房托我姐當心，屈指經過十九春。不知孩兒怎得來相會，隔斷天涯難見人！道宗正想從前事，忽聞客座有人聲。忙移步，往外睜，見一個儒生必必文，步進客堂來問訊，俗僧對坐問來因。〔白〕請問相公高姓大名，府居何處？到此荒山，有何貴幹？大師，小生姓許名夢蛟，家住杭州，錢塘人氏。因路過寶山，一來瞻仰佛相，二來拜謁大師。不敢。三則欲與法海和尚一會，誰知又不在寶山了。正是。請問大師法號？貧僧道宗。久仰久仰。好說。〔表〕那間許仙想想，看杭州許夢蛟，好像我個娘子，介末各位那了？今朝父子來朵一處，大家勿認得。那講究？要曉得夢蛟只得光滿月嬰孩，許仙就出門去個。雖然許大娘請了畫師，畫就許仙個形像，原有

幾分相像。偏偏許仙有子三縉長髯，年交四十以外，面色蒼蒼，不比畫圖上的後生氣概。況且出了家，又是和尚打扮，所以夢蛟對面不能相認。許仙見子夢蛟個面貌，搭白氏形容彷彿，又聽得許夢蛟三字，想起當時法海之言，一雙眼睛，看牢子夢蛟，勿敢相認，心里只管躊躇，不覺的。〔唱〕當年舊事暗思吟，笑臉登時愁緒生。夢蛟是察觀顏色，心疑惑，重又開言問一聲。〔白〕請問大師，那法海和尚近來可曾會過？數年前會過，如今不到此，相公何以問及？小生與他舊交，故此特來相訪。請問相公，貴處錢塘有一個陳彪，可認得否？夢蛟定睛對了道宗一看，問到陳彪二字，問得十分奇怪。阿，大師，何以問及？阿，相公，〔唱〕若說陳彪一至親，卻與山僧郎舅稱，吓，請問大師俗姓？俗姓許，號漢文，家住錢塘一座門。〔白〕夢蛟聽得子許漢文三字，直立立子起來哉。請問大師，當初在俗時，作何貴業？在俗的時節麼？〔唱〕開張藥店爲生業，住了招牌什麼保

和二字是堂名。爲何出了家呢？咳！此言難向君家說。離家有幾時了？離別家鄉有十九春。可有信息回去？自從出門無信息。家中暫有何人？家內惟存姐丈親。大師在俗時可有寶眷麼？家內妻房白氏女。既有家眷，爲何披剃呢？相公呀！只怕日短言長難細云。〔白〕但說何妨！貧僧既已出家，乃是方外之人，請到裏面靜室少坐，待貧僧細剖衷腸便了。使得相公請。大師請〔唱〕僧俗二人挽手同移步，走進了靜室禪房閉了門。

○此爲義妖傳第五十回最主要之一節。此下許仙即將生平事迹，向其子夢蛟追敘，可參看開篇白蛇傳。

開篇○

馬如飛○

孟嘗君○

曾聞齊國孟嘗君，常養三千食客人。有客不羞能自薦，馮驩赤骨嘆家貧。願作田文門下士，客無好也客無能。有時倚柱三彈鋏，可笑相求無厭心。出無車，輶食無葷。一日偶然收薛債，居然効力挺身行。矯語先將契券焚，歸報孟嘗皆市義。無非一笑謝先生，不料齊王辭相國。三千賓客去紛紛，獨有馮驩隨左右。不辭跋涉向西秦，誇說孟嘗經濟好。黃金白璧聘田文，齊王依舊爲丞相。仍用無雙作大臣，駟馬高車日滿門。食客三千無所用，功勞狗盜與雞鳴。應讓馮驩

第一人。

○開篇在正書以前唱奏，故名。

○或云孟嘗君以下各篇非馬如飛作，乃元和江挺三或江聽山所代作。惟馬氏亦能文，說見拙作導言第三節。此處姑視馬爲首先彈唱之人可耳！

○本篇據史記孟嘗君列傳而作，事實多同。中學國文常選馮驩一節，可以參看。

諸葛亮○

諸葛先生號臥龍，不求聞達，在隆中抱膝長吟，消歲月，羽扇綸巾，隱士風。躬耕南陽，歸隱計，六韜三略，貯於胸。禮賢下士，劉皇叔，三顧茅廬，風雪冲，鼎足三分，先有數，博望燒屯，第一功。兵敗當陽，居夏口，爲曹瞞，兵勢十分雄。假弔喪子敬來相請，扁舟一葉到江東，舌戰羣儒，在談笑中。銅雀臺賦，激周公瑾，顯神通。

借箭借東風。國太寺中相女壻，新人繡院識英雄。難出先生妙算中。周郎使就美人計，錦囊妙策定三封。付與隨駕常山趙子龍。七擒孟獲苗夷伏，六出祁山盡鞠躬。克復兩川成帝業，先主臨崩受託終。禮斗禳星天不祐，五丈原一氣化清風。九伐中原身後功。前後出師遺表在，令人一覽淚沾胸。至今名入聖人宮。

○本篇多據三國演義而作。

花木蘭 ①

斷續機聲哭斷腸，佳人愁緒太郎常。驚聞克汗提兵卒，曾見兵書十數行。一行上有爺名字，老父何堪征戰場！儂無兄長爺無子，自恨釵鬢是女郎。東市長鞭西市馬，願將衫裙脫卻換戎裝。登山涉水長途去，代父從軍意氣揚。將軍百戰定身亡。一去十年才克捷，歸來天子坐明堂。兵將策勳勞汗馬，木蘭不願尙

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早早返家鄉。父母倚門姊妹盼，一家喜氣上容龐。
小弟嬉嬉狂欲舞，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東閣，坐西床，戰時袍更換舊衣裳。梳洗
出門尋夥伴，誰知夥伴盡驚惶。同行一十有餘載，誰信將軍是女郎。木蘭孝勇
世無雙。

○本篇多用木蘭辭原句，略加改換。

彈詞○

梨園遺老嘆凋殘，落拓風塵雙鬢頽。當日內庭曾供奉，到而今沿門鼓板抱
羞慚。琵琶一曲悲陳迹，將天寶年間往事談。記得開元天子鍾情意，鈿盒金釵
賜玉環。愿生生世世爲夫婦，長生殿裏把女牛參。青蓮學士清平調，上苑遨遊
賞牡丹。沉香亭北倚檻杆，譜入管絃成絕唱。霓裳羽曲播塵寰，歡場未幾干戈

起，兵變漁陽安祿山，亂離容易太平難。哥舒翰誤國民皆怨，無端降獻進潼關。
直逼京師人胆怯，君臣倉猝出長安。使俺梨園子弟江湖老，不望生還望死還。
可憐往事多成夢，到處逢人不忍談。偶然提及淚潸潸，不堪回首承平事，一曲
琵琶朗朗彈，自慚聊以免饑寒。

○本篇據清洪昇長生殿傳奇中彈詞一齣而作。

白兔記

沙陀村上李家莊，賽會迎神合鎮狂。魚肉三牲諸祭品，虔誠沐手又拈香。忽然竊食雞魚肉，一個狼狽衣冠年少郎。交迫饑寒劉智遠，李翁招贅作東牀。暗憐品貌迥非常。豈知岳父歸天早，無奈從軍別故鄉。誰料家庭兄嫂惡，忍心磨折李三娘。產子磨房無剪子，取名便喚咬臍郎。鄰家竇老殷勤送，父子團欒信

渺茫。一十餘年兒年大，偶然出獵見親娘。有兔自然終有箭，相逢母子井邊傍。
向爹爹還我生身母，夫婦從新敝一堂。日後三朝爲國母，威儀藿弗享風光。
漢周宋代福無雙。

○本篇可當作一部縮小之白兔記戲文看，又可與本書中劉知遠諸宮調相參照。

赤壁賦○

風流學士謫黃州，每日江頭盡興遊。壬戌新秋既望日，與二三知己話相投。
瀟灑同登赤壁舟，少焉月出東山上。倚檻徘徊望斗牛，扣絃作板歌明月。滿滿
頻將太白浮。一曲清歌一勺酒，客和簫聲音韻幽。客是西川楊道士，吹得音裊
裊，和得韻悠悠。恍如嫠婦泣孤舟。堪嘆當年曹孟德，賦詩橫槊興優游。果然一
世之雄也，未識而今安在否！三萬六千容易過，人生何幸寄蜉蝣。然須看破虛

名利話到窮通我亦羞。洗杯酌肴核收，狼籍盃盤不自由，相與枕席在扁舟。

○本篇即據蘇軾前赤壁賦改作。

岳武穆○

束髮從軍武穆公，天生純孝與精忠。幼年母子伶仃苦，恆產俱無赤骨窮。慈母背間親刺字，一生忠勇有誰同！奈何宋室遭離亂，南渡康王狼狽容。當日幸而宗澤好，一雙眸子識英雄。劉岳張韓諸大將，岳家父子最威風。數百餘回大小戰，身先士卒建奇功。金牌十二連連召，無可如何將君命從。誤國病民奸相計，恐防和議不成功。夫妻設計東窗下，王氏欺心分外凶。說道擒虎萬難縱，虎易，况兼聖意暗相通。「莫須有」三字成冤獄，父子可憐性命終。雖死猶生新廟貌，忠臣浩氣滿蒼穹。墳前鐵鑄奸臣像，千載游人恨不窮。萬古罵名羞不已。

而今添置石囚籠。可以補入西湖佳話中。

北宋江山一旦傾，徽欽二帝已蒙塵。養成千古非常禍，國破家亡玉石焚。泥馬有靈能保駕，登山涉水到武林城。因此把錢塘暫改爲臨安郡，權把杭州作汴京。百靈護佑中興立，還有那浴日補天衆大臣。誰知完顏兀朮兵雄壯，天地無情喪斯民。牛頭山全仗岳家軍，說道踏破賀蘭山下路，須把徽欽二帝返神京。悞國害民秦檜賊，夫妻東窗把長舌伸。縱虎最難縛虎易，「莫須有」三字計先成。金牌十二道連連召，岳將軍無奈暫收兵。風波亭上風波起，害將軍父子喪殘生。每見忠良遭挫折，從無姦佞有好收成。「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姦臣。」將軍浩氣今還在，西湖佳話細詳明，有誰人不仰岳王墳！

○共二篇，後者較佳，似係改作。此二篇可作爲十二金錢及精忠傳之內容提要看。

梁紅玉○

花柳場中本不凡，妓家莫作等閑看。只須能識真豪傑，官誥榮封並不難。梁夫人生長烟花隊，無奈雙親家計寒。繼而與韓世忠相識，並未曾將月老煩。仰在終身當面約，誠心私結玉連環。正值國家多事日，小朝廷天子在臨安。能敵番兵金兀朮，全憑劉岳與張韓。功成職受蘄王爵，湖上騎驢挂印還。爲國肯播夫性命，謝天炮炸兩狼關。居然一品夫人福，贏得聲名震北番。偕老夫妻同白首，先知夫壻貴朝班。前生福命今生享，留作人間佳話談。少年貧困本無慚。

○本篇可與精忠傳彈詞中黃天蕩參看。

刺虎○

當年闖賊破燕京，都是賣國求榮衆賊臣。天子已經殉社稷，休云塗炭害生民。○血染宮闈慘不勝。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有君。堪歎不知忘國恥，更無人效泣秦庭。果然寸斬難饒恕，無非衣冠其體獸其心！幸有貞娥費氏女，喬粧公主態婷婷。弱質已拚酬故主，濃粧無奈作新人。聞說賜婚一隻虎，大才小用恨聲聲。此日未能除首惡，終身餘恨不能平。聽鼓樂笙簫如鼎沸，紅燈影裏見將軍。宮娥擁入洞房門。先去龍泉三尺劍，後除鳳尾兩條翎。徐徐寬褪甲攔裙，燈前拭目認傷痕。甯武關總兵周遇吉，鞭傷左臂至今疼。酒醒臂疼難久待，展衾裯鼻息如雷鳴。姣娥欲出心頭恨，柳葉眉邊殺氣生。直欲碎屍千萬段，指纖纖寶劍手中擎。霎時血濺鴛鴦被，大快人間義士心。一夜英雄千載聞，誰知殉難人多少。賴有貞娥照汗青，定教羞殺受降人！

○此篇寫得很不錯。據陸次雲費宮人傳、袁枚費宮人刺虎歌及鐵冠圖傳奇而作。可與明史

彈詞參看。

○此句下各本馬如飛開篇及珍珠塔所附開篇均缺一句，惟鈔本獨全，作「好者已降忠者死。」

白蛇傳○

遊春掃墓許仙官，十里西湖縱眼觀。不料驟然風雨起，在堤邊喚一隻小舟。無意相逢雙主婢，如花似玉兩嬋娟。青白二妖皆絕色，十分留戀十分歡。皆因七世童男子，感激深恩了夙緣。附舟閒話空談笑，姓氏家鄉不隱瞞。同向錫公祠裏去，點茶借傘且盤桓。婢子小青爲月老，洞房當晚結團圓。相勸自家開藥舖，金銀尙有未曾完。據云總鎮千金女，萬貫家財頗有權。年輕聽信爲真話，那曉昨夜曾差五鬼搬。縣庫倉銀起禍端。

年少風流許漢文，自家姊妹至親人。歸來盤問何方去，掃墓遊春直至今。說
曾逢總鎮千金女，十分有意十分情。婢子小青爲月老，洞房當晚便成婚。多情
贈我花銀子，百萬家私不礙貧。從來女子無知識，誰料錢塘縣庫銀。姊丈當差
疑慮久，定逢月魅與妖精。懷中取出銀元寶，一見真賊吃一驚。立刻當官先稟
報，公差獲解向衙門。真賊真據真強盜，主婢無非女綠林。立差馬快到祠堂去，
把那主婢雙雙一鼓擒，豈不知妖法遁原形。

真賊假盜配蘇州，起解差人不逗留。狼狽衣衫曾落驛，先將書信一封投。衣
衫鞋襪網巾換，暫洗當時落魄羞。相逢二度在穿珠巷，鄰里相邀喜氣優。夫妻
未幾分離別，才得相逢雙淚流。當時再贈花銀子，猶恐真賊不肯收。開設寶和

堂藥店，自家衣食不須謀。四月中旬十四日，純陽呂祖廟中遊，親向茅山道士求。一紙靈符驚主婢，不曾弔打不干休。端陽誤飲雄黃酒，被覩原形不自由。許仙一見魂飛蕩，一交栽倒赴九幽。無奈自家仙草乏，欲思盜取向山頭。剛逢白鶴仙童子，幸得南極仙翁恩典優。慈心暗付靈芝草，滿腔得意駕雲頭。煎湯一服還陽世，從事疑心暗裏留。而今夫婦假綢繆。

崑山顧氏見真贓，起解當堂配鎮江。三度相逢雙主婢，再謀生計再開張。法海禪師慈慧力，登門有意化檀香。皆因青白妖蛇氣，日後還愁性命傷。收錄佛門爲弟子，皈依三寶便無妨。登山主婢哀求告，詎料頭陀鐵石腸。蟹將蝦兵都助力，金山平地水茫茫。果然佛法無邊大，祭起了禪杖蒲團主婢慌。幸虧身懷六甲狀元郎，畢竟孽緣還未滿。偶然袖裏算陰陽，不識二妖何處去，大都已到

斷橋旁。老僧相送重相見。後會有期日正長。小青切齒無窮恨。怒目相看宛如陌路腔。薄情人如此斷難忘。

恭喜麟兒一月過。粧前臨鏡巧粧梳。世間最是人心險。無義無情忍丈夫。究竟並非相害意。到粧前合鉢卻因何。因從法海禪師命。禍因都爲老頭陀。把那數載恩情一旦無。而今追悔真無及。只急得雙足並跳雙手搓。夫妻母子生離別。一聲兒子一聲夫。自知犯下迷天罪。金山水漫起風波。萬萬生靈深造孽。便死今朝何在乎。從今以後難相見。含淚低頭把兒子呼。幾歲衣裳我親手製。親娘許久費工夫。姑娘乳哺依然母。撫養功勞勝似吾。長大成人須孝順。莫作忘恩負義徒。休將鼻窺被人呼。

自幼聰明許夢蛟，攻書力學不辭勞。被旁人取笑蛇精養，然而骨肉何分蛇。與妖驅龍未必非蛇養，駕霧興雲泛海潮。不見生身慈母面，歸來終夜淚珠拋。閑來常向雷峯塔，香燭誠心朔望燒。一心力學攻書本，名姓居然虎榜標。狀元及第還鄉井，生母先將誥命叨。親身折毀雷峯塔，不見盤旋蛇一條。那曉金母娘娘先度去，已駕慈雲上九霄。許仙披荆爲和尚，鐘鼓修行日夜敲。孝子夢蛟尋父母，仙機指示上山凹。三教團圓恨始消。

○此爲六個開篇合組而成，事實多據義妖傳彈詞，可作本書所選該彈詞本事之說明。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81033)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彈詞選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主編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趙景深
上海景寧路
新樂邨十一號

丁雲五
上海雲南路
張寄岫

王雲五
上海雲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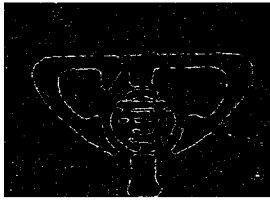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三六一六

張

(本書校對者張叔介)



2
l. 33